

草叢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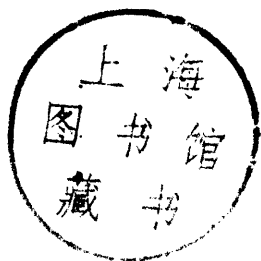
張資平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665B



# 中 叢 草

張資平譯

PAN. RU 作畫

上 海

樂 羣 書 店

1928

~~1558103~~

中 叢 草

1928. 8. 28 付 排

1928. 10. 10 出 版

1929. 6. 10 再 版

2001 — 4000 册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四 角

## 目 錄

1. 另一種被壓迫者 (山田清三郎)..... 1
2. 難堪的苦悶 (山田清三郎)..... 9
3. 馬 車 (藤森成吉).....14
4. 女 人 (金子洋文).....23
5. 礦坑姑娘 (松田解子).....40
6. 草 叢 中 (藏原伸二).....53
7. 暴 風 雪 (小川未明).....93

此页无页码

## 另一種被壓迫者

一

田欣生的病勢一天一天重起來了。

——畜性！創世書局的搾取者！“世紀的苦悶”已經重印至十版了，……版稅一文不給！

在工場裏做工時代唯一的真摯的友人Y.在薄明的十支燭光的電燈下望着頰肉完全瘦落了的，像骷髏般的欣生，不住地咬牙切齒的痛罵。

## 二

欣生以由二十年間的生活得來的淒慘的體驗爲基礎，忍着飢餓，懷着公憤，好容易才寫成功的作品，就是題名“世紀的苦悶”的長篇小說。他領了點賤價的稿費，——僅僅比買原稿紙的價錢稍爲多一點的稿費，就把這篇小說賣掉了。創書世局是以出版社會問題和思想問題的書籍出名的，而且在出版界是十二分有信用的。“世紀的苦悶”在創世書局出版後，田欣生的名一躍而爲文藝界之驚嘆的對象。讚賞和羨望之聲好像洪水般地向他襲來。

在讀書界也捲起了一種強烈的衝擊和恐怖的波濤。

凡是讀了他這篇創作的人，他的思想立即轉變過來，對作者抱十二分的同情，咀咒一切的壓迫階級。年輕的學生們讀了他的創作後，個個都想提起手槍和本棍去打殺那一輩無恥的坐吃他人的汗血換來的結果的人們。但他們青年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於



是個個都患了神經衰弱症。

當然，“世紀的苦悶”的銷數突破了創世書局的記錄。

創世書局的經理鼻兒高高地向批評家們和各新聞記者大吹其牛屁，說他有先知之明，說他有穿底眼，能知道埋藏在地裏面的寶。

以很少很少的稿費買得“世紀的苦悶”的創世書局所賺的純利不消說是很大的。

在文壇上本沒有一個知友的田欣生，現在也有友人了。並且很多利用創世書局為宣傳而開的出版紀念會的機緣來向田欣生求交際的文士。於是在小街路盡頭處的貧民窟裏，有不少特意來拜訪他的來往。

田欣生一時之間以為自己是在發一場夢。

三

“人的良心是不可靠的！我們要用特種方法去克

服這一班良心主義者！”

Y坐在衰弱極了的田欣生的枕畔。看見他骨都像瘦削了般地一天天地瘦落下去。他暗把懷中所餘剩的錢略數了數，他憤恨起一班號稱文士，號稱理論家的人們來了。

田欣生的病是盲腸炎，同時併發腹膜炎，病勢很沉重了。從前頻繁地來看他的友人們現在也絕跡了。

“欣生，來了一張問候你的病狀的明信片。”

有時也接到形式地列着好些文字的明信片。欣生也略曲起絕不許振動的身體來再次三次的讀。

如果明信片是由比較有名的作家或有名的批評家寄來的話，他定要說：

“他倒還親切有心。”

他得了這樣的形式的安慰，就像忘了痛苦很喜歡般的。

Y當然不明白欣生的心思，覺得有點奇怪。

Y寄了幾封信去創世書局訴說欣生的窮狀。但當欣生初病時寄來了二十元的藥費以後，創世書局再不見有一片瓦屑寄來。

創世書局的經理常向社會標榜，創世書局的出版物決不是專為營利的，是要作一種文化運動，謀促進將來的新社會之建設的。勞働組合的一員的Y是很知道這些事的。

“恐怕是郵差還沒有送到來吧。一定是書局忙的緣故。”

Y對書局的經理總是這樣的用善意的解釋。聽見在窗下走過去的犬的足音，胸口便跳動起來，以為郵差來了。

五

“今夜裏怕難得過去吧。”

附近的醫生因為診察費和藥費欠得太多了，很

率直地說了這一句話後，就冷淡地走了。

Y本來先有了這個覺悟的。但到此刻給他作了一個最後的宣告，腦袋上像給人打了一槌，吃驚不小。

過了一忽，意識恢復了時，輕輕地偷出外邊，跑到相隔半里多路的郵局來。

寫壞了幾張電報，才寫成功一個電報打給創世書局的經理。

“欣生危篤，請即來。”

欣生沒有親屬，也再沒有和他關切的人。

## 六

Y感着一種極大的不安，眉頭上像給火燃燒着般地焦急起來，神經也不成其為神經了，像給野原的寒風吹了的。一夜過去，天又亮了。

“報呢？”

欣生無論如何窮，Y報紙是每朝不能不看的。他先看滿載着有魅力的書籍或雜誌的廣告，其次看文

藝欄，這是他看報的常例。

但在今朝他不能動手了，Y 沉默着把報紙展開，送到欣生的眼前來。

頭輕微地點動，輕微的笑也浮到他的口邊來。

但祇過了一忽，欣生快要斷氣息了。

像想說什麼話，雙頰微微地在鼓動，但終沒有聲息。欣生的眼睛緊閉了。

“欣生！欣生！”

Y 握着有點微溫的欣生的手在狂叫。但到後來知道他的生命已告了終結，一陣心酸，洒了幾滴眼淚，他又着腕坐在欣生的床前。

“我連日好幾天不到工場去了。”

Y 忽然望見掛在燻黑了的柱上的壁曆。但祇一瞬間，他又爲欣生的後事焦慮起來了。

不見有人從創世書局來，也不見有信寄來。

丟在欣生枕畔的報紙的一面登載有創世書局一流的有刺戟性的廣告文字，就是“世紀的苦悶”的廣告，約佔了報紙的半面。但在廣告後段，還添着一段

是：

“一面和極度的飢餓及困苦奮鬥，一面爲本書嘔盡心血的著者，現在患病頗沉重，聽說性命已經危在旦夕了。”

一九二八，，二日譯於上海。

此页无页码

## 馬 車

K的遺稿之一部。——

……祖母過於爲一家的將來操心了，把在赴東京遊學的途中的父親叫了回來，要他繼續很古的家聲和先人經營的商業。

老祖母只有個孫兒，何以又肯割愛叫他到東京去讀書呢？當然父親爲這件事出的力很不小。不過老祖母也有這個願望。在村裏本有神童之譽的孫兒，她

想他定能達到那個希望。

“你如果進東京的學校，就要把你自己學成有坐馬車的資格才好。”

馬車又何以這樣地惹起她的注意呢？當我未出生以前，她一生涯只一次的到東京去見世面。在那時候，最使她驚異的，最使她尊敬的就是馬車。威風凜凜極其都麗的都會上的馬，磨得閃爍地發光的黑漆車蓋。叮叮叮地響着轉動的車輪，穿着發亮的金色的鑲邊制服的御者。……

啊！在車裏面舒服地坐着的人豈不是個天神麼？

安然地考進學校後，每逢假期回家來時，她好幾回都向我問馬車的事，可是我終辜負了老祖母的期望了。我不學法科了。被開除出來了。被送進監獄裏了。出獄之後還是始終受着刑事的監視。自己的用功教會了自己向馬車叛逆，馬車也對我絕不客氣地復了讎。不孝至極的孫兒喲！我想着祖母的永久失望，唯有微笑。

但是世界大變了。到近來馬車本身自消滅了。近



代是汽車全盛的時代了，由封建向資本的一大推移！但舊夢在舊時代仍然存在着，祖母現在一定為夢見馬車之頹廢而悲歎。祝她老人的平安！

K為什麼死了的？恐怕凡讀過報紙的人，到現在定能記憶着。做個革命運動的最勇敢的鬥士，受着那一部——否，社會的大部分——的反感的他，有一晚和同志們集會，在歸途中給人用手鎗暗殺了。犯人是某某會的著名反動團體的一員。犯人雖然當場捉着了，但推測前後的事情和犯人的態度，明明是受了他背後的有力者的指使。這無論誰人都深信的。

在各勞働團體和社會運動團體的協同之下，K的葬式很樸素的舉行了。胸血仍染滿着繃帶，他的遺體被運到葬場去了，由兩匹馬拖着的葬儀馬車運到葬場去。

這個馬車和死者是很不配合的，漂亮的，有威勢的，眼睛給黑布遮住了的褐色馬，爽快的蹄音和輕輕的車輪音很和諧。車窗的周圍插着金紙的蓮花，窗口的半部給重的呢質窗帷掩住。……

這種古風的奢侈的葬儀當然做了送葬者間的話材，騰沸起來，

“到底是什麼道理喲？”

“據說是別人寄贈的。”

“葬儀馬車是寄贈的？——那一個？”

“姓名不知道。但附有一封信來，寫‘在君生前思念君的一女人贈。’信裏並且囑咐要用這馬車運死者的遺骸。”

“那就奇怪了。這不是很風流的話麼？K生前沒有聽他說過。”

“御車的也不知道是那一個麼？”

“說不知道。”

“恐怕是前兩個月，K在那機關雜誌上發表了那篇文章的緣故吧。”

“若是故鄉的祖母聽見了時，不知如何的喜歡。”

“無聊！這有什麼！這完全是 Bourgeoisie 的有惡意的開頑笑！”

“可是還附送了一個小花圈，他們說。”

“啊啲！K萬歲！”

一切是在金色的晚秋時候。

1928.4.27譯於上海

## 女 人

兩個人約有二十分鐘不說話了。

男人面色陰暗地凝視着靠近扶梯的簾角。

女人覺得男子的這種表情很有趣，望了一望男人的臉，但祇一閃動，她的視線又投向窗外去了，她眺望給梅雨濡溼的叢綠。

“熱了一點點。火息了它好不好？”

女人看着自己的肥胖的膝部說，但她覺得房裏

面的悶熱反使她生了一種快感。

“你什麼時候都是這樣的。你在呆想什麼事情？”

“不想什麼。”

“無論什麼時候你都是後悔吧。”

“或許是的。”

“比不後悔的總好些吧。”

“你不後悔麼？”

“噢？有點……”

“有點……？”

兩個又陷於沉默之境了。男的臉色比先刻更陰暗。但女人還是一樣地像很快活，始終微笑着。

“你喜歡這樣的氣候麼？”

“不喜歡。”

“爲什麼？”

“悶得太辛苦。”

“我是頂喜歡這樣的氣候，像喝了二三杯酒般的，心裏很好過。……我常常像這樣的把房門關緊，在火盆裏生起火來，一直使到自己流出汗爲止。於是

聞着白粉的香氣，油的香氣，還有其他的一切香氣，就好像在劇場裏看戲般的，心裏十分好過。”

女人這樣地說着，袒露出她的雪白的胸部，有曲線的胖胖的膝也露了出來，紅色的長襯衣也在污染了的外衣腳下露出一部。

“你這畜生……”男子心裏這樣想。“她當自己是什麼樣人呢？也不過是一種油香或汗香吧。……”

“所以我不喜歡華麗的房間。”女人再閃動她的視線直向着男人。

“簾是破爛了的，房裏也滿染着煤煙，那就再好沒有了。衣服也給油白粉和汗染得重贅贅地穿着最有趣。我什麼時候都想這樣子過去。……”

“夠了夠了……”男人發出絕望的沉重的聲音攔阻着她的說話。……男人的臉上像起了塵壘，顏面筋肉歪動起來。他突然發生了一種衝動想把女人絞死。

他倆又繼續了長期間的沉默。

“我要到樓下去了呢。”女人笑着說，男人的心像

跳躍起來了，向她發怔一時說不出話來。但他勉強地像發譁語般地問了一句。

“又要去做工作了麼？”

“是的還要札五十把。”

“爲什麼要做這末多？”

“這是對丈夫應盡的義務。”

女人說了後，向他作媚笑。

“啊！我要快點離開這塊地方才好。”男人喘着氣暗對自己說。想盡情吸一個滿腔的新清空氣，鬱積在眼裏的數分間來的印象和胸裏的憂鬱也想儘量地吐出去。他這樣想。

但是什麼事也幹不成功，荷包裏面只有三角錢了。他這時候像臨死的病人想提起千鈞之石。他只好把話頭轉移到別一方面。

“你的丈夫喜歡你多做些錢麼？……”

“那當然啦。能多做些錢，他的脾氣就好些……  
…所以我今天不担心了。”

“扎一把扇有幾個工錢？”

“四厘。”

“四厘。……太便宜了。”

“但扎多了。就有個數目了。”

女人這樣地說着，臉上浮出一種鄙吝的淺笑，好像在說“這又和那件不同喲。”

“一天可以扎幾把？”

“一百二三十把至一百五十把，不一定。但到這裏來後。每天差四十多把了。”

“四四……一角六分。……”男人像窒息了般的，他想現在只有這兩途了，不殺死女人就自殺，就二者中不能不選其一。男人橫臥在蓆上，閉着眼睛。

“太熱了些。”她的雪白的胸脯更袒露得寬了。她用掌向胸前拂了幾拂，忽然說。

“啊呀，你滿額汗呢！”她把上半身移近男人的身體，伸手揩他額上的汗。

“額冷得很。你身體上不好麼？”

但是男人不回答，臉色蒼白的，全無血色。



“喂！……”她斜靠着他的身體般地湊近他細聲地說。“你不把那點錢給我？我要買香粉了呢。”

“啊！你殺死了我吧。這樣痛苦的我！”男人急喘着暗暗地對自己說。“畜生！你看錯了人了。你當我是什麼人？……”

“你沒有錢了麼？不夠五角錢也不要緊。”

男人忽然地氣惱起來好像沉積在體內一處的血突然一齊流向頭腦上來。他昏沉沉地立了起來。從懷裏掏出只有三角錢的荷包交給女人後，像滾着般地跑下了扶梯。

但女人一點不理會，只在數污穢的三張一角錢的鈔票。

“啊，有了這些也好了。”她像這樣的說着，很滿足地在微笑。

## 二

外面的梅雨還是濡濡地不停息。

周圍很寂靜，聽不見什麼聲息。

窗簾緊閉着，火盆裏的火熾烈起來了。污穢的房子裏充滿了異樣的氣味。

骯髒的破爛了的蓆子上面散亂地堆着紅色的襯衣和綠色的腰帶。女人的梳子遠遠地拋在房的一隅。

這是能使他胸口顫動的一種奇異的光景。“你的手段太殘酷了喲！”女人這樣地說着很滿足的在微笑。她的雙手時常伸向後面，像泅水般的，閃動她的眼光看男人的臉。

“你坐到這邊來吧。”女人撒嬌般地说，“我要看給梅雨濡濕了的叢綠呢。……”

男人離開了窗口坐到一張矮桌子上來，但他的眼睛像患了熱病般地儘閃着光不轉瞬地凝視着女人的姿態。

“可以了嗎……”

女人在熱烈的慾望中疲倦了般的喘着氣說。但男人由矮桌那邊像發命令般的高聲的說。

“還要，還要……”

“啊啦！哈，哈，哈，哈！”

女人昏迷迷地望着男人的臉在笑。

“你今天像有點變了樣子呢。”

× × × ×

男人再回到矮桌子上去，還但是用命令的口吻高聲的說了許多殘酷的話，女人都很喜歡的——聽從了男人所說的

“夠了！”男人像哭了般的呻吟着說。“畜生！今天有大把錢呢。”

於是男人把有點脹鼓鼓的荷包擲向女人面前來劈地一響，……強烈的音響。女人忙抬起眼睛來閃動眼光向他作媚笑。她把荷包取過來，像小孩子般的喜歡叫出聲來了。

“這些都是給我的？我真喜歡啊！”

“由你拿去吧。……”

“裏面有多少……？”

“你的貞操的全部。……”

“啊啦！啊啦！啊啦！”

女人忽然睜圓她的眼睛叫了起來。

“我不要這許多喲。”

她說着把才打開的荷包再閉回去，擱在一邊，坐着沉思了一會。

“那末……我要一點吧。”

她說着再拿起荷包，由約有十元的荷包裏面取出兩張五角錢的鈔票來。

“我只要這個數目。”

她說了後，覺得沒適當的地方安置這兩張鈔票，祇把污穢的鈔票緊握在滿染着汗水的掌中。

“你看，前天少給了二角錢，要補給我。今天只多要你三角錢。可以吧。”

女人這樣的說着又向他嫣然一笑。

此页无页码

## 難 堪 的 苦 悶

### 一

K君真的死了麼？我不願意相信有這回事。因為相信了，於我有極大的痛苦。但是在報上的記事已經不許我再有懷疑的餘地了。

“你看，死的還是他啊。”

“不是的！”

我生氣地說，把筷子丟下，睨視了一下妻的臉。

“但是在他懷裏發見了有T團團員的名片。”

妻也不輸服，在反駁。

“蠢材！這就可以證明死者是 K 的唯一的證據麼？”

我心裏十二分的焦灼，立了起來，再不情願和妻說話了。

“啊呀！發氣了麼？到什麼地方去？吃完了飯去吧。”

“我頭痛，散散步去。”

強頑地叱退了妻後，急走出外邊來。

## 二

妻雖然沒有固執她自己的見解，但是 K 君還是死了，——投水死了！

H 區江東橋附近的死尸，……年齡二十五六歲，……身材短小，鼻高，……T 團團員。……

K 君還是死了。挨不住饑餓和病苦自殺了的。今早 M 報上揭載的僅僅七行的記事已經足以使我不必

再懷疑了。

約半月前妻對我說，她曾夢見K君的憔悴枯槁的樣子，和幽魂一樣。悄然地在廚房後門口顯出來。

“因你不在家，我對他說你出去了，他臉上就表現出恨恨的顏色，後來靜靜地消滅了般地不見了。……你想是不是K君病重了呢？”

“蠢東西！這樣忙的時候還有工夫去相信夢麼？”我那時候這樣回答了妻，把妻的話完全否定了。——或者……？

我這樣想着，又不免忽然地擔驚起來。但又想，儘關心這件事，自己實在關心不了。

——你這卑怯者！爲什麼那時候不到H區的貧民歌店裏去看他一看呢？

到現在想來，真是一種追悔莫及的恨事。我的心頭突突地躍動，痛起來了。

那還是淺春的一天午後。

我說到外面散步去，把K君引誘到這個墓地邊來。幾次想說，都躊躇着說不出口。到後來下了個決心。向K君發出最後的宣告了。

“我呢，如果勉強把一家的生活打得開時，也不敢向你說這些話。在沒有對你說以前，我就不知如何地痛心啊。K君，請你原諒我，原諒我家的窮狀，……”

低着首，閉着眼睛，把這些話說了後，K君忙伸出他的隻手叫我不要說下去。

“對不住你了！”他說。

“S君，自我到你家裏來後，你如何地爲我受痛苦我是很知道的。……今天爲止，是的今天爲止，今天我一定搬出去。S君，回想起來，真的對不住你。自出獄以來，多承蒙你招呼了。……”

氣窮力盡了的衰頹的蒼白臉上浮着堅決的神氣。他的聲音很像在腹底受了壓榨，逃了出來般的。我聽見他的說話真不知要如何地回答他才好。



深陷入睡裏去了的全無光澤的眼睛。

不自然地蒼白地浮腫着的他的全身。

散步時稍多走點路就很辛苦地喘不過氣來的他

○……………

必臟……………結核。……………

離開了我的家，出去後怎麼樣呢？……………

但是在我，再無能力容留他在家裏了。我的經濟狀態到底不能容留他住在我家裏了。

傷感的人道主義再要不得了。救他的不單限於我一個人。我已經盡了我的所能了。……………

“那末，K君……………”

我很快地接着說，

“你今天定可以搬出去麼？”

“我不能再攪擾你了，我就流落也不忍再累你了。……………”

啊！那好了，我一家的生活得到解放了。由明天起，我夫妻倆只打算我們的生活就好了！

“對不住你了，K君，望你莫怪我。”

我才把急促欲斷的呼吸接續過來，忙握住K君的手。但看再無氣力回握我的手的K君的臉上明明地浮着一種絕望和困惑的暗影。……

是的好像昨日的事般的。但實在過了三個月的事了。那時候墓地周圍的樹木都裸着枝幹。現在不滿裝着顏色鮮麗的綠葉麼。

……但是現在K君早已脫離了這個塵世了。自和他別後，他到底是怎麼樣過活的呢？

#### 四

“我問你，K先生到底是什麼時候才能夠搬出去。”

“又來了！你不該這樣的胡說霸道！”

“但是儘住在我們家裏怎麼得了呢。米店肉店不把現錢是不送貨來了的。並且他的病又不是尋常的病。”

“你就這樣地看着我們的同志，讓他死麼？沒有

參加實際運動的人應該援助因為參加過實際運動而失敗受罪的人。這是我們的義務！這是我們應繳納的稅金！”

“但是，但是，家裏的狀況也……”

自K君到我們家裏來後，我們夫妻時常低聲地爭論。但是妻所歎訴的也決不是全無理由。

寫小說，寫賤價的小說。儘寫，盡量地寫，一個月也僅僅二三十圓。並且這並不是按月固定的收入。

“掛號信。”

“那個寄來的？”

“你看……”

“又是寄了回來的原稿麼？”

儘寫，寫好了後寄出去，但馬上就退了回來。生活情狀是這樣地慘痛的。

不安！……恐怖！……

無間斷的生活上的脅迫！

在這時候沒有意料到的K君突如地走了來。

他並不是和我有什麼深關係的知己，也並不是

我的親戚。不過當他入獄——以潛入兵營裏去發散鼓吹軍隊赤化的宣傳標語的罪名而入獄——之前，曾來訪過我一次。這是因為有這樣的關係，——他曾寫有許多像火般地燃燒着的，富於叛逆精神的詩投稿到我從前編輯的思想文藝雜誌上來發表的關係。

“問你到月底怎樣好呢？這一次老家方面的生活費是不能置之不問了。救人雖說是義務，是應繳納的稅金。但像你這樣老實蠢笨的人在這世界上怕少了吧。”

有一次妻這樣的對我說，我氣極了，突然地攔了她一個嘴巴。

——但是因為迫近眉際的貧困我終不能不在妻面前屈服了。

K君自殺了。由我家裏搬出去後，因為饑餓和病苦投水自殺了。……但是這是不與我相干的，不與我相干的。

啊！K君！——

## 五

入獄之前來訪我的K君是個氣色很好，意氣軒昂的青年。

“現在是保釋中。但我想無論如何總要進去住一年間的。”

“你對於你所做過的事不覺得後悔麼？”

“請你聽我說。在我入營中，我的母親因為金錢犧牲了她的貞操，因此，給父親殺死了。殺死了母親後，父親馬上刺穿自己的咽喉自殺了。這些慘禍的原因完全是個貧字！但是，我若可以不進營時？……總之，這完全是制度不良的結果，社會不良的結果，組織不良的結果！……後悔？連我的目的一部分都還沒有達到，只覺得其可惜。作算被宣告死刑，對於我所犯的一切罪過決沒有一點後悔的。”

最初我以為他的神經有點變態了。

單純的興奮。……叛逆精神之自己陶醉。……

可是和他談了一大批的話後，漸漸的我對他表同情起來了。胸部也像痛痛地受了刺般的。

他的熱情！

意氣！

正直！

他才是可尊敬的我們的同志！先驅者！鬥士！勇敢的殉難者！……

“出獄的時候務必通知我。如果有什麼困難，無論什麼時候請到我家裏來。只要我能力做得到，可以爲你盡力的。”

“我真是個畸零人，沒有一個朋友，以後務望你不吝指教。”

我的伸向他的手。緊握着我的手的他的力量。和我的視線相碰着的他的眼睛滿溢着感激之光。

但是我對區君果真忠實地履行了那時候所約的麼？……

下冰雨的寒朝，差不多完全不在我們的記憶中的K君，一年之後，突然地走來訪我。……

“有客來了喲。”

聽見妻的聲音，覺得客太不自重的來早了，蹙着眉根走出來看時，一個給寒雨淋濕了的青年揹着一個污穢的包袱，他看見自己就叫起來。

“啊！久別了。”

有點浮腫的蒼白臉上浮出一種賦有情熱的微笑

“沒有請教，貴姓名？”

“忘記了麼，我是K。今早上才由獄裏出來。”

“啊！K君麼？樣子完全變了。請進來。”

最初只說歇宿二三天的。但經過了酷暑嚴寒的一年間的牢獄生活，心臟和肺部發生了毛病，父母固然沒有，在這世界裏足以寄託病身的親戚朋友也沒有一個，這回由牢裏出來，當然到我們家裏來覓休息所了。

“讓我在這裏等到病稍為好一點。……真的對

不起嫂夫人了。”

打掃房間，……

收拾飯後的碗筷，……

幫忙洗衣服，……

他的眼睛常常怯懦地發射出警戒的光線。他煞費苦心地來巴結我們，怕我們討厭他。……

“你不要去做這些事。身體要緊！”

“這真是我的一種消遣。這些事還是讓我做吧。”

看他如何地委曲，如何的慘痛啊！

真對不住他。使他變成這樣卑下的樣子了。真對不住他。

“K君，你對我們不要過於客氣了，要像一家裏的人才好。縱令三頓飯要節省到兩頓飯，也要等到你病好了。我們三個人要始終一樣生活過去的。”

啊！那是真的由我本心迸發出來的話麼？

他自己會自動的走吧。不要說別的，他看見我連報費都要賒欠的生活狀態，恐怕不敢安然地儘住在這裏吧。



十日，……半月，……一個月。……

妻的歇斯的里病加速度的昂進！

但是他似失掉了靈魂的討飯吃的狗，依然小心翼翼地仰着我們的鼻息，完全沒有搬出去的意思，

“告訴你，今天真的要對他說了。”

預想一定售得出去的，但終給××書店退了回來約三十頁的原稿現在擺在我的眼前了。我到這時候，除下最後的決心再沒有方法了。

“好的，帶他出來到墓地裏去對他作最後的宣告吧。”

就這樣地把K君從我們家中趕出去了的。

七

但是K君終竟死了。從我家裏放逐出去後恰恰滿兩週月。因為饑餓和病苦而投水自殺了。……

倘若我們不把他趕出去時，他或不至於自殺。不單不會自殺，恐怕在牢裏所損失了的健康也相當

的恢復了吧。

是的，殺K君的，殺他的到底是誰？是那一個？

完全對不住他！對不住他！

K君你恕了我吧。這完全是我的罪過。否，是我的妻太壞了。我的妻如果對於我們的生活稍為有點理解，對於殉難者的生活若能夠稍抱一點隱忍的虔誠的犧牲精神，那麼也不至於發生這樣悲慘的事吧。

……

“我夢見K君，在廚房後門首和幽魂一樣，……  
…表示出憤恨的眼色。”

妻也在無意識之間像良心上過不去，內疚起來。

試看戴假面的偽善者！

有內疚的，果真單妻一個人麼？

由瞬間的激烈的情感緊握了K君的手，安慰了K君的心的，到底是那一個人呢？

“我真是個畸零人，沒有一個朋友，以後務望不吝……”

那時候滿溢着感激之光的K君的眼睛，我不知

在什麼時候把它忘掉了。

“縱令三頓飯減省至吃兩頓飯，……”

向K君這樣發誓的又是那一個呢？

生活的壓迫，——這或許是真的。但是我們夫妻真的沒有嫌厭K君的惡病的心思麼？

警察的嚴格的監視，……刑事的頻繁出入，住在附近的人們的帶有恐怖分子的警戒的眼。對於這些；我們能夠說完全不討厭，不介意麼？

還有其他的理由！祇隔一重破爛的紙屏的三鋪簾的房子給K佔領了後，我們夫妻間的性慾行為不能放胆地暢所欲言；我們不是想由這個不滿足不自由解放出來麼？

不錯，我們是怯懦者！是偽善者！是利己主義者！

如果那時候，稍為忍耐一點，沒有把K君趕出去時？……。

K君望你饒恕我吧！

是的，到這時候K君的遺骨我總該替他收拾的了。

## 八

太陽高高地掛在半天空了，妻在室外的井傍洗衣服。

“你走了許久，到什麼地方去來？”

“墓地裏。”

“在墓地裏費了這多時候！”

“不要管你到裏面去，把我的荷包和帽子拿出來給我。”

“突然又要到什麼地方去呢？”

“到H區去，到H區署去領K君的遺骨。”

“啊呀！不是當頭的，荷包裏只有五角錢了喇。”

“什麼話？！”

聽見妻的討厭的，冷嘲的，沒有一點感動的口氣，心裏氣不過，我突如地抓着妻的衣襟角摔了她兩三回。

但祇一瞬間之後，我覺着一種不能言喻的悲哀，

胸口像給什麼東西填塞住了。並不是向那一個說，但自然而然地叫了一聲：

“我要怎麼樣去解決自己呢!?”

一九二八，七，五日。譯於上海

## 礦坑姑娘

梅蕙是個美麗而貧苦的女兒。父親二十年來都在礦坑裏做工。母親也在礦坑裏挑泥。因為窮，梅蕙在十七歲的那年春就在礦坑裏當小工幫她的父母工作。

岩窟沉默着含有無數的礦脈。在這裏面有一羣心血乾涸了，肺臟腐爛了的人們。他們的內臟只給一重蒼白的皮膚包裹着。他們都氣虛力弱地用鏈鑿在掘鑿岩壁。支撐着將要崩壞的岩石，不問如何的殘

酷，如何的不合理的待遇，他們都忍受下去。他們都當他們是該永久埋沒在這個現實的地獄裏面的人。現在他們又歡迎作一個新犧牲者的梅蕙加入來。

“喂，這回到十二號窿裏來的姑娘滿漂亮呢。”

T在充滿着塵埃的空氣中動搖着他的不健全的肺在說。

“好像是……是個才紅熟的蘋果。”

“的確長得不錯。不過她的運命是大概決定了的，你試看，她定給那個色鬼的主任污弄的。”

Y一邊把炸藥線插進岩壁的空隙裏，一邊冷冷地答應。吊在岩穴裏的兩個煤氣坑燈，燃着細長的藍色火焰，照出他們兩人的蒼白的臉，像死人一樣的陰慘的影兒映在岩壁上。遠遠地聽得見豎坑升降機的亂嘈嘈的鈴音。升降機像駛下來了。

“快點工作吧。有什麼講頭。在這礦坑裏，女人們都要給主任××是有定例的了。管牠怎的。我真不願意黑下來後還在這裏拚命。”

T很痛苦地在咳嗽着像對自己說。

“唔，趕得完吧。到十三號坑轉角那個地方？”

Y把煤氣坑燈改掛到上面的一個岩穴裏，然後在導火線端點着火。

“要六分鐘的光景。快些走。”

於是兩個人的影兒以本能的敏捷，遠遠地消失在這一邊去了。

像指示地下的祕密的紅色爬蟲類般的導火線幽靜地，但是很神速地燃燒起來了。過了一忽，巨大的岩窟發出一種可怖的音響在搖動。那邊再發現出一個大岩窟，——落下無數的礦石的大岩窟。含有像血管般的礦細脈的礦塊在暗空中閃出一種金黃色。……再過了一會，一切音響都像向地面沉沒下去。在暗空中恢復了先前的幽寂。

他們兩個工人還不見來。

梅蕙提着坑燈沿着十二號窿道推礦車走進來。她看見暗空的那一邊也有一個燈。

——是那一個呢？

她以一種和恐怖相似的好奇心，視線穿過暗空，



注視那邊提着坑燈的人。

——是S了！

她不覺過身戰慄起來。

在這礦坑裏就不容易看見這樣豐滿的，富於脂肪的紅潤的面孔，映着坑燈不住地發亮。他壁直地走近前來了。

“慣了些麼？”

他挨靠近梅蕙說。掩藏不住的肉的衝動在他的聲音裏表示出來了。

“是的。稍爲慣熟了點。”

梅蕙緊扶住礦車欄向他鞠躬。

“稍爲休息一點吧。你太努力了。”

S一邊說一邊把像豬腿般的雙腕加到她的肩膀上來。她像肩膀上給人打了一槌般的吃了一驚，抬起頭來。

“到我的督工處房裏來一輪好麼？有件事要煩勞你的。”

“是的。”

這是如何的惡魔啊！但她不能不這樣回答。假定在這個地點，有太陽在照耀着，並且有一個人和她作伴時，她定向着他的醜臉吐了一臉的涎沫後，立即離開他吧。意識着像由頸項一直至腳趾尖週身淋了冷水般的恐怖，在這個時候，她只能默默地跟着他走。

看不見一絲的光線，也聽不見低微的人類的聲息。S突然翻轉身來向着她站住了。他的眼像久不見肉的飢餓着的野獸的眼，有力的雙腕上的筋肉在跳躍着，他終於把在自己面前不住的戰慄的小姑娘緊緊地擁抱住了。梅蕙用盡她的力和聲量，拚命地狂叫起來。但距離太遠了，聽不見人聲的反應。祇聽見像雷鳴般的炸藥的爆音。

“快停聲！不然，我殺死你！”

S一面威嚇她，一面伸張出粗厚的嘴唇到她的頰上。

“不准再叫！”

他再喝住她。但她求救的呼聲仍然不停止。還沒有給唧筒抽乾淨的地下水在他們腳底下淅淅地作響

兩條肉體極其醜態地互相纏着滾進泥水裏去了。求救的呼聲和野獸般的罵聲相和着，由岩壁又嚮過來。像瘋了般的憤怒着的S終於爬了起來，用隻腳去踢在泥漿裏的梅蕙。

“畜生！不受抬舉的賤貨！”

聽着他的由憤恨發出來的顫動的聲音，臉色蒼白了的小姑娘祇沉默着以滿溢着咒咀的瞳子反望那個男人。

“不受抬舉的蠢東西！你試看你的父親！早就不中用了的，一隻腳已經踏進棺材裏去了的。看他太可憐了，才保留他的位置，給碗飯他吃！你試看看！”

S把坑燈向梅蕙的臉上擲去，但擲不中。撞在岩壁上打壞了，炭化石灰塊掉在地下水裏啾啾地發響。

“不准你告訴那一個人！你這不中用的狗女兒！這回饒你過去吧！”

他想一氣地把激烈的憤恨的毒素吐得乾乾淨淨不住地一面罵一面走向督工室裏去。梅蕙的濡溼得像海棉般的身體靠着岩石，慢慢地立起來了。想念及

剛才那種恐怖的侮辱，眼淚再次流出來。……

——畜生！此讎決忘記不了！

在黑暗裏，衰老了的父母的姿態像幽魂般的幻現了出來。她胸裏愈感着一種痛苦。

——他真是個殺人的兇手！要向大眾把他的罪惡曝露出來！……但是這又有什麼用處呢？她想盡情地再痛哭一回，但眼淚像給責任的塵埃遏阻住了，乾涸了。

指向着十二號坑來時，忽然有一道藍光由背後射來，在她脚下動搖。

“祇差一分，沒有啣接進去。……”

一種不滿意的口氣聽得出是T的聲音。

“但是主任的臉色好看得多了。因為發掘了這末大的礦苗吧。”

Y的聲音。

梅蕙扶着礦車欄慢慢地走。他們兩個走近來了。

“梅蕙你為什麼一身的泥水？”

“那個，……那個主任，……”

她嗚咽住了。說不下去了。她像忽然地傷心起來，再發聲痛哭。

“我明白了，那個癲狗！總有一天在白天下碰着我，那時候塗他一臉的泥巴！”

T像自己的女兒的給與侮辱了般地，很憤慨脹着顴骨高張的頰，以銳利的眼睛凝視着督工處那方面。

鈴…鈴…鈴…的像葬式的鐘聲告訴工人們交代時間已經到了。由窿道至豎坑，再由豎坑至窿道，拖着倦怠的尾巴的鐘聲仍然在嚮着。帶着坑夫和小工的電梯以極大的速度捲起來，再捲下去。雖然有點粗暴，但是很爽利的歌聲由完全失掉了血色的坑夫嘴唇裏發出來，強烈地在狹窄的坑道兩壇反嚮。

“在現實的地獄裏受罪的我們，

就死了也沒人過問。

挖開了天然的無盡藏的寶倉，

我們何曾有分！？”

“唱得好！唱得好！”

有個工人在拍手高叫，也有些工人用鐵鎚敲着

洋鐵片和着她們唱。唱完後一齊狂笑起來。

“吐！”

“來了麼？”

“曉得他在什麼地方！？留心一點就好了。”<sup>23</sup>

他們突然地沉默下去了。草鞋和鐵軌摩擦的噓噓的音響，無氣力的呼吸及咳嗽，始終繼續着沒有間斷。梅蕙跟在他們的後面，覺得自己是個最可憐的女子了。她一面意識着自己的不幸，一面向着有白光射進來的坑口走上去。

十燭光的炭素線電燈，發射着淡赤色的光線。S像岩窟裏的王，坐在一張大案棹前，叫萎靡的老坑夫站在他面前，冷然地啣着一枝雪茄問那個老人。

“你怎麼樣？關於你的女兒的事，你不能作主麼？這是和你的位置很有關係的。你要曉得，每月產銅額減少了一噸多了。工人多了，只有裁員了。礦山的現狀如此你明白麼？”

老坑夫——梅蕙的父親——的咽喉像給什麼東西絞住了說不出話來，祇低垂着滿生白髮的頭，身體

動也不動。由S的口裏吐出來的白色的煙環觸着老人的白髮，慢慢地向着頂上的岩穴裏消滅。

“請先生，……”

他過了一會才想出答話來了。

“請先生讓我回去和小女商量一下。”

“那就要快點呀，報告的期日已經近了，你要知道。”S說了後好像否定了那個老工人的存在，一翻身就推門進去了。

——這件事怎末能辦得到呢？我只有一個女兒！

老工人還恭恭敬敬地向着他的背鞠了鞠躬後，不敢發出音嚮深深地歎了口氣。

“聽說梅蕙死了。在十二號的豎坑投身自殺了！”

“扯謊！”

“這樣的事情誰扯謊？”

“爲什麼要自殺？”

“說是主任緊迫着她，她受迫不過，就生了短見。”

“可惜了。不該的。也不想想將來的出身呢。”

“真的可惜了!”

滿月照着滿堆着礦渣的山頂。聯結着工人住宅，電柱，及橋腳的蜿蜒着D山脊高聳在乳色的天空中。山脊的一面像滿敷着銀箔。小工的阿秋和Y家的姊姊由洗澡堂回來，靠着橋欄，清風吹着她們的雙袖。她們正在談論梅蕙的事。

“真蠢極了。死了有什麼意味。雖然苦些，只要不死，可以到澡堂裏去舒服舒服，中元節又快到了，有假放，也有錢用。”

Y家的姊姊覺得人總是不該死的，再附添了這幾句。

九點的汽笛由西面的發電所像猛獸般地打了一個呵欠，又沉靜下去了。急流向岸壁衝擊，碎成無數的波紋，像一條滿身銀鱗的蛇向西流去。

第二天早晨。

但在地平線下千數百尺的礦坑裏，T抱着一束赤色的傳單，在黑暗中向工人們散布。

“諸君!你們拚命地在這黑暗的地獄裏勞働，但



你們所得的報酬是什麼東西呢!?比喂豬的還要粗糙的糲米!

但是你們的這一碗黑米飯又能吃到什麼時候呢  
終有打破的一天!

你們的妻子和女兒不是都給S主任污辱了麼?!

你們還不知道麼?公司將以產銅額減少的原因  
把你們淘汰!你們不久就要餓死了!

諸君醒來吧!我們要手握手團結起來!

我們需要力!需要有團結的有組織的力!

我們要用力來鬥爭?

你們要加入我們的真摯的團體裏面來共同奮鬥  
!!!”

工人們借着坑燈的光,都在讀這張紅色的傳單。  
他們都覺得由肺臟裏有種熱血騰沸出來。

“不錯!我們過於馴良了!”

“是那一個害了我們到這步田地的?”

“是那一個?不管他那一個人!總之我們是在半生  
半死狀態中!未死之前,我們要奮鬥!要共同奮鬥!”

“贊成!贊成!”

“礦夫萬歲!礦坑工人團體萬歲!”

祇一刻間，他們知道他們的力不久要像他們所用的炸藥般地爆發起來了。他們都感着從來沒有感覺過的新力從全身發生出來。他們在黑暗中以閃光的瞳子尋覓閃光的瞳子，他們的手也在黑暗中捉摸着聯絡起來了。

一九二八，六，一日，夜，十二時，譯完。

此页无页码

## 草 叢 中

### 一

六月杪，當然不給任何人知道，我倆搬到郊外的一家屋裏來住了。現在又過了一個多月了。搬家時特別把那隻灰色的小猿送到相距六七里的山裏去，因為怕帶了這個珍奇的動物，在這樣荒僻的鄉裏惹起了人們對自己的注目。並且看見這隻小猿自然就會聯想到很和睦地和哥哥同住時的情形，更令自己發生不快的感情。

給我們棄了的小猿咕咕地叫了數聲，攀登到很

高的杉樹梢上去了。仰起頭來一看，像一隻小鳥蹲在樹梢上。

搬了家後更貧困了。但我們精神上倒感着幾分安定了。

窮極了的我們所租的房子在竹林裏面，不容易曬着陽光。門前的庭園裏，到了正夏，滿生着人頭高的雜草。走到庭園裏來只有頭部能夠高出草面。庭園的一面是丘陵起伏的山地。這些田地一段段地連續着，愈遠愈高慢慢地達到高山上。

頂高的山田裏，看見有浴着夕陽，在移動的農夫的影子。

一面是連續着的杉和櫟的樹林，其他兩方面是竹籬，就在晝間也異常的幽靜。對面有一家很大的農家，在夜裏，由那邊有一道燈光很幽寂地流過來。

我常常想，這樣的庭園完全是這家屋主人的心

境的境反影。兩個月沒有繳房租錢了，所以我們也沒有高興去打掃這個庭園。終日或茫然地倒臥在房裏的一隅，或坐着以憂悵的顏色相對向，像這樣的主人住的屋，對於外面往來的生客，定表示一種疲倦的孤寂的表情吧。

快落下至對面山田裏的晚紅在叢密的竹林裏反射。屋後的雜木林裏面，蟬聲唧唧地鳴起來。漸近黃昏了。我到這時候一定為那種奇異的都會的幻想而煩惱，——為由都會來的莫明其妙的鬼物的足音而煩惱。夜愈深這種煩惱也愈深。我怕看見人的臉，也怕聽見人的足音。

天色愈加黑下來，西方的天空上閃着電光。在這瞬間的光輝之下，庭園裏的雜草更加蒼得可怕。

一聽見人的足音，我馬上躲到雜草叢中。一直等足音遠遠地消滅了後止，都伏在草叢中不敢呼吸。

不知道是何緣故，近來給通行人一望自己的臉，心裏更加不愉快起來。

第一，住在這樣不修飾的屋裏，並且一天到晚都不出去的臉色蒼白的青年，和由外表看來有幾分淫蕩的——由他人看來定比自己更淫蕩的——美人，到底是怎麼樣的家庭，這實在是難免他人的注目，很討厭的。又外面的通行人也不見沒有不認識我們的人，——因此我在日沒後才打算出去運動，在雜草中散步。

有一天我看見有一根很柔弱的草莖從雜草中長長地伸出來，完全像病人的手一樣伸出來，在這莖的上端細長的蒼白的首上，有朵緋紅的小花蕾。這是偶然不為我的恐怖之對象的唯一的光明的而且可愛的存在。我不感到半點不快，可以真心的愛這植物了。但是能夠受我的誠實的愛的，在這世界中，僅這一根植物麼？我又感到孤寂了。

我還是和切取這附近的三四根雜草而加以愛撫一樣地對於這莖罌粟之花也加以恩愛。於是才留心

的注水到這植物的根上。但一想到因為它開了花，才注水到它根上去的自己的心思，又覺得自己的冷寞無情了。

罌粟花在仲夏的月夜裏很悲寂地開放它的花。

到了夏末秋初的時節，我們的心才得到幾分的安靜。

## 二

夏末的傍晚，電光閃得很激烈，我打着赤膊站在雜草之中，望間歇地閃光的雲色。又茫然地在眺望發放銀光的田圃和森林。

這時候我聽見後面竹林裏的小徑上的蹣跚的躑躅着的足音。這足音和平常來往的人或農人們的不同，是一種很幽寂的足音。

——奇怪呀！我這樣想。

這時候我臉色一定更蒼白的。

我急翻過首來，但看不見足音的主人。於是我快把頸項一縮，蹲伏到雜草中來。我又留心到蹲下來時所觸着的草穗的搖動。

我想莫非是哥哥走來了。祇一瞬間我自暴自棄地下了決心，如果哥哥走進我家裏去時，我就從後面躍進去，把他擒住。我準備了我的身勢。我的手腳的尖端像機械般地在戰動。

電光閃照在雜草的穗端和罌粟的花片上。每次閃光，我就看見住屋的牆壁的古朽。於是我感着一種憂悵。

但有了這樣的一個決心，很奇怪的精神鎮靜起來了。

泥土和草根的冷氣由足部上昇，透到身體上來。

足音漸漸地接近了。

那足音是不規則的。再仔細一聽，並不是一個人的足音，確有兩種足音。……我心裏急起來，希望



那足音快一點在我後面走過去。連自己都莫明其妙何以這樣關心想快點發見這事件的真像！

但是不知道什麼緣故，足音聽不見了，不在我後面走過去了。由此看來，足音的主人一定在這附近幹什麼事情了。我擔心他們是由都會裏走來的人，找着了我的家，於是在那邊商量什麼計劃了吧。

我想從草叢中伸出頭去望一望。我撲死了幾隻停在我足上的蠅蚊。由蚊體中滲出許多血。看見血又感着一種驚異。

但是在這時候我忘記了自我的存在了。我是這樣的昏昏癡癡如在夢中了。……

他們的聲音比足音更刺激了我的神經。但是我知道這聲音並不是哥哥的聲音了。既不是哥哥，——縱令是警察中人，——總可以用點方法，騙他們幾句話逃出來。想到這層，我幾分安心了。正在這瞬間，足

音恰恰在我的正後面停住了。我的身體無理由的顫抖起來。

一個像是女人，還有一個是男人。聽他的聲音像是很老了的。女人像在啜泣。這種泣音使人聽見在背上發生一種奇痒，微微地顫動起來。當然，他倆的樣子我是看不見的。

“啊，阿新！”

低低的老人的聲音。

“你腹裏面的是我的小孩子呢。……”

聲音更低細了。但距離僅五六尺，我還聽得很明白。聽他們說話的神氣和語氣，我自然地感到一種可怕的豫感和恐怖。我像貓一樣地抖着耳朵，也像貓一樣地銳敏地聳着神經。

過了一忽又聽見老人的哀慘的聲音。

“小孩子生出來了時，我和你是不得活的。……”

“唉，你明白麼？……”

於是又聽見幽弱的泣音。——

“我真不情願看見你和阿卓同一床睡，阿新。真對不住祖宗。……你雖然是外人，但名義上還是我的養女。……啊，我是不情願看見你和他，——阿新！”

女人不回答。

“阿！怎麼會有這種事情，揀阿卓做你的女婿呢？……你的養母話頭多，討人厭。……世間也有許多討厭的事情，叫人麻煩。不過……村裏的人都討厭！是他們討厭。……他們那些鬼，——那樣的鬼頭鬼臉！鬼頭鬼臉！”

忽然沒有聲息了。只聽見急激的喘着氣的音響。

.....

.....

“我呢，阿新！是個畜生吧！是的，是個狗畜生！就是畜生也不管了。……無論如何，我不情願看着你出嫁。……”

在這時候，女人的啜泣還不見停止。並且那老人也像在哭了。於是又聽見女人低聲地在說什麼話。可惜聲音太低了些，聽不清楚。同時男人的聲音也忽然停息了。像是女人嫌老人說話的聲音過高了。——

又聽見老人低聲地說話的聲音。這些聲音已經是哭音了。我的全神經都運用到聽官上去了。

“啊我們再不能活着下去了！……—啊！阿新，你不和我一路去死麼？啊！啊！阿新！啊！……”

……很可怕的瞬間。

“不，不，不……”

啜泣之音又稍爲高了些。老人像緊握住了女人的手。

.....

.....

“你看，阿新。阿新，爲什麼？……你看！”聲音雖然低小但是很有力的。忽然聽見拍拍地穿着草拖鞋跑路的音響。這聲音逃向屋後的雜木林裏的遠方去了。

於是又聽見幽寂的足音躑躅着在後頭追。

我從雜草叢中伸出頭來。恰恰這時候在銳利的電光中，遠遠地望見了那老人的蒼白的側臉在對面的雜木叢中搖動着走。

癡癡地站着的我又看見剛才他們來的那黑闇的方面有人提着燈籠來了。我駭了一跳。燈籠火漸漸地走近我這邊來了。我想逃回家裏去好呢，還是再在草叢中躲一躲呢。恰好在這瞬間，燈籠的光射到我的附近來了。我再躲回草叢中，戰戰兢兢地偷看那個人影。

那個人影是個年輕的男子。莫非是由警察那邊來的，我想。但看見他的服裝，知道他是附近的農夫。

那個男子的喉頭和半臉，映着燈籠的光，又赤又黑地在發亮。那個男人像在尋覓什麼東西，把燈籠高高地提起，向林叢裏窺望。燈光射到我躲伏着的草叢上來，黃色的光線在搖動。

但那個燈籠，在沿着森林的道上，搖動着一直過去了。

留心一看，不知在什麼時候降了露水，自己的身體全給露水染濕了。全身發痒起來。

青草的香氣很強烈地衝進我的嗅官來。我急急地踐踏着雜草跑回家裏來。

妻喫了一驚，抬起頭來望我的臉。我的胸部在強烈的悸動。

“你怎麼樣了？臉色青青的，……來了？”

“不……蛇！有蛇，……紅色的。……”

我忽然扯了一個謊。

“啊呀，打赤膊呢。……”

妻的臉色也蒼起來了。

我把房門都一一關緊，坐近妻面前來。

“這家屋太陰慘了。看見有便宜的房子，我們就搬家吧。”我突然地說了。

“不錯。不過爲什麼這樣急？有了什麼事故麼？……”

“不，沒有什麼事故！但有誰能料得定！不過我想快點搬的好！”

“但是房租錢還欠許多呢……”

“是的。不過可以想方法。……總之，……搬家吧。這家屋已經住得討厭了！”

“是的，我也住得討厭了。……不過我想，我們太笨了。這樣地逃來逃去。……有什麼方法沒有，我想到上海去呢。……”

聽見她這句話，我忽然又憂悵起來了。仔細想想，可當的衣服都沒有幾件了。兼之自己近來沒有做半點事情。於是想到非快點出市裏去走走不可了。但

同時感着驚恐，不願意出門。到這地方來後，稍歸平靜的我倆的心情一時又開始動搖了。

自此以後，我再受着都會的幻想的支配，很煩惱。遠遠地在平野中走過去的火車的音響很快地傳到枕畔來。在夜裏的兩點鐘時分，我定給火車的音響叫醒。每次也聽見由都會到這地方下車的，有好些人通過田畔走近我的家屋傍邊來。這些人的影兒不知在什麼時候像走進我的房裏來，伏藏在壁櫥裏或暗角裏般的。他們又像每日每夜都在窺探我們的情狀，在深夜中覺得他們會笑出聲來般的。幻想着這些事，心裏很不愉快。

我幾晚不能睡覺了。但每日白天裏又整天地昏昏沉沉打瞌睡過去了。不能長久專心看同一件的東西。所有一切物體在我眼前，形狀都是歪的，很覺得可笑。就連妻的臉也像歪着在笑。但是妻的肉體愈執拗地苦迫着我。有香氣的桃色的肉體像增大了容積緊迫着我。



我們想搬家，僅是想搬，想搬，又過了十多天了。已經入秋の時節了。

一天下午——晴明的而且幽靜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在書房裏沉思，聽見妻和一個時常到我們廚房裏來說話的農家女人在談話。

“殺死人的事，你不知道麼？住在前面的做桶的老頭兒把他的女兒殺死了。……他真是個禽獸，真的。……和他的女人幹了不好的事，她已經有了身孕了。……”

我駭了一跳，想到那晚的事來了。說到做桶的老頭子，我也知道他。他常在那大樺樹下道傍的土房子裏扎竹籠子。眼睛雖然有點朦朧了，但體力還很強健被殺的女兒，自己也好像看見過。但儘想也想不出怎麼樣的女兒來了。

再詳細地打聽打聽，才知道有後述的一段話。

約五十多歲的老人侮辱後妻帶了來的約二十多

歲的養女。但後來他的妻又接養子。於是他老人每夜裏因嫉妬而苦惱。到後來遂決了意，在湖沼傍的雜木林中把女兒殺死了。自己也在相距一里多路的山中自縊死了。

我聽見這些話，重新想到我們兩人的關係，身體就戰慄起來。

無論如何總想再搬一次家。但是，第一，搬家的預算總做不出來。

我愈陷於憂悒了。只由窗口眺望在雜木林上面撒布着的微弱的陽光。

秋快要過去，冬快要來了。想到這層，覺得由這鄉村逃到那個鄉村的我們，實在十二分的悲慘。望見漸漸暗下去了的樹林對面的山嶺，自己一個人在暗暗地恐慌，身體也抖動起來。

夜更深了。是什麼時候了，却不知道。我打了一回瞌睡後，醒過來了。恐怕是給遠遠地在平原上走的火車的音響驚醒了的吧。聽見有足音由遠而近，漸迫近自己屋傍來了。足音也愈高了。像距離不滿二三十步腳了。但自己想，決沒有這回事。鐵路通過的平野距這裏有六七里路遠。但是音響還漸漸地高起來。但後來那個音響又忽然停息了。哥哥的瘦削的身體像由車窗口伸出來。忽然又像走向自己的家裏來了。

夜裏很寂靜，連半點虫聲也聽不見。我想叫醒睡在傍邊的妻，伸手過去摸她。在這瞬間，兄的影兒又忽然消滅了。

不知道過了多少分鐘。

聽見有敲門的音響，我又駭了一跳。於是決意起來，點着了蠟燭，靜靜地走向有音響的方面來，但那音響又停息了。外面的幽寂向屋的四圍襲擊。

我決意把門打開，但是門外沒有什麼，也看不見

什麼影子。

最初以為室外是完全黑暗的。真是意外，真是意外，外面是皎皎如畫的月夜！

一面山田發射着銀青色的光。

我吹滅了蠟燭。

冰冷的像燐光般的月亮流進門廊裏來。

我緊緊地把門鎖好回到房裏來，於是鎮靜地坐在一個蒲團上。但過了一忽，又聽見門首有咚咚的音響。

我的身體打抖了，我想莫非真的是哥哥來了麼。於是我以一根長棍代蠟燭了。膝部像快要折斷了般的在抖動。

我抑制住呼吸，躲在門角裏。

奇怪的音響忽然在自己腳下發出來。咚咚……  
咚……

很快的把門打開的瞬間。

純黑的冰冷的陰影的一團飛奔到我的足部來。

“呃！”我跳了起來。

借着燃燒着的磷般的青白色的月亮，我看見一隻癩蝦蟆在眼睜睜地仰視着我。它的眼睛像玻璃珠子一樣的發光。但我也不知什麼緣故，自己呼了口氣，呻吟一次，跳出門外來，走到田裏，望着那蒼白的月亮儘跑，儘跑。

跑，跑，我昏昏迷迷地在冷冷的月色中儘跑。胡亂地跑。一面跑，一面叫！妻！妻！妻！不，是嫂嫂！嫂嫂！真不是人！啊，是嫂嫂！是妻！妻！

突然地碰着了什麼東西，我跌倒了！完全失了氣力了。看不見田，也看不見銀色的天空了。我像很淒慘地掉進黑暗的地獄底了。……

### 三

我愛我的兄，這因為他是我的唯一的同胞。

又父母還在的時候，五六年了。

那時候，母親常常告訴我小孩子時代的事情，哥哥常揹着我在沙灘上游戲。

如在夢中般的，我想起那遼遠的發着白光的荒涼的沙灘的景色來了。日沒西山後，我和哥哥還在熱心地堆石頭，掘泥沙，一同在沙灘上頑。等到我們覺着日暮，思念到家中的燈光時，沙灘的遠景和赤土的山岡都蒼茫地沉入灰闇中了。於是我們兄弟在沙灘上哭起來。

遠遠地延長着的沙灘異常地寂寞。

我一面哭一面昏迷地走路。哥哥也哭着在後面跟了來。但是兄一面哭，一面安慰我，這是我對兄最久遠的記憶！

雙親死後，兄弟兩人更意識地思念到家事，感到同胞的親愛了。兩個人想把這個窮家的門面支撐起來。兄拚命地去用功，我由中學畢了業出來也和兄同住。住在客棧裏的一間房裏用功。

兄當海員去了。

到了前年冬，兄做了小小的輪船的船長了，做了航行南美的貨船的船長了。

在當船長後第一個夏期，經過了長途的航海，兄

帶了一隻小猿回來送給我。我喜歡極了。以後每次搬家，都帶了這隻小猿一同走。

幻想着南美洲的奇特的強烈的風景，我對於以海員爲職業的哥哥十分羨慕。

那是兄做了船長，第二次航海回來後的事了。兄登岸後即到我的宿舍裏來看我，並且帶了一副在新嘉坡買來的照相機送給我。若在日本買，價值二百餘圓的。兄在這時候恰好三十歲了。

兄想在東京租房子住，我立即贊成。於是兩個人一同去找房子，費了兩天的工夫，在山手方面幽靜的地方找到了一家小房子。

“在那個地方，你可以靜心地用功吧。”兄指着那家屋裏的一間四舖半蓆大的房子對我說。

總之我們有了家了，十分的歡喜。——那是我才由中學畢業出來沒有好久的事，把父母沒後沒有人

看管的故鄉的房屋賣給他人，把代價帶出東京來讀書。由那時候至現在有四五年之久，我們沒有家了。——這是我們租定了家後十分歡喜的理由。

是我快要在大學文科畢業前的冬的事了。

那時候忽然接到在航海中的兄由上海寄了一張明信片來。在這時候兄由南美航路轉任到歐洲航路的客船了。

明信片裏面說，他想在上海和一個女人結婚。這個女人是個同事——常來往上海的輪船的船長——的妹子。由他的話推想，那船像是走揚子江的輪船。

他還說，回到東京後，再補行結婚的披露式。

我爲兄十二分的喜歡慶祝。

除了一位哥哥之外，初添了一位嫂嫂，這是如何使我喜歡的事喲。並且以後我可以不要一個人自己燒飯了。我終達到在日常所憧憬的家庭中生活的目的了。

我像愛空想的小孩子般地期望着他倆快回到東京來。



正月中旬的寒宵。

我們的家中滿溢着許久不曾見過的家庭的歡樂和熱鬧。

我們圍着紫檀木的小桌分吃飯後的新鮮水菓，哥哥，新來的嫂嫂，和我。

嫂嫂穿着淡藍色的外衣和柘榴色的中國裙，下唇邊有粒小黑痣。這些都對我有一種魅力。

後來我才知道嫂嫂是以日本人爲父，以中國人爲母的混血兒。我想她的唇真是美得很。我爲兄獲得這個美人，十分喜歡。

從那時起，我們都很幸福的。三個人在傍晚時常常同出來散步。在途中所遇見的人，差不多個個都翻轉頭望一望嫂嫂。我像是自己的事情般的很得意。

但是不幸的，——但我完全不知道這是真的不幸，——是兄在三月杪又要出門了。僅過了兩個餘月的家庭生活，兄又動身了。

過了四月，再過五月。

這兩個月間的生活我差不多是昏昏迷迷地如在

夢中的過去了。除了嫂嫂的奇特的柔軟的肉體的魅力外，再看不見什麼東西。

繼續着這種生活的期間中的一天，郵差送了一張明信片來，這是兄寄來的很簡單的家信，說約一星期後即可回來。

啊！這是如何的不可思議的一晚上！

我和嫂嫂看見了這張明信片後就決意的了。嫂嫂方面先提出來說。最初我……，但是嫂嫂無論如何不肯聽。

再過了三天的晚上。又是奇妙的晚春的一夜。

我們兩個人把日常要用的物品——以嫂嫂的衣服爲最多——分收拾進兩個皮篋裏去，把屋門鎖好，祕密地搬到新找得的郊外的家裏來。但想到只有一個哥哥也不能不和他作永久的訣別，心裏頭有說不出來的寂寞和悲痛。

嫂嫂對兄像沒有什麼感情，我真有點不明白。雖說僅兩個月，但是新婚的丈夫？她對兄的感情到底消失向那裏去了呢！自有那回事後，嫂嫂的感覺一天一

天的確實了，再無容疑的了。她每晚上的生活，——有時候或在白天裏，——都表示出不可思議的技巧和令人恐怖的熱情。（至近來感着更加一層的可怕了。）

但是，有一天讀了報紙後，忽然覺得兄是異常可怕的人了。我受着一種奇妙的脅迫觀念的支配，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那是五月杪的一晚上的事情，因為有點小事到都會裏去，回來時在車站買了一張報紙，在擠滿了客的電車裏站着，高高地在客人們的頭上把報紙打開來讀。忽然看見一行廣告欄中的文字，就心臟跳躍起來。

『潤英，請將住所示知，一切不究，嘉夫啓』。

我讀了這行廣告，手顫動起來，同時胸部感着激烈的悸動。

“兄回來了！兄回到日本來了。”

我想着兄在探訪我們，就覺得身體短小的兄或許也混在這滿擠着客人的電車裏面。和奔馳着的電車速度成正比例，兄的存在愈在我的腦中有了確實性。我再挨不住了。電車到了一個車站了，——距我要到的車站還差兩站，——我急急地下了車，像逃奔般地走向橫巷裏去躲。有好幾條橫巷彎彎曲曲地在我的面前交錯着。我只覺得兄像在後面追了來，不得了。我彎彎曲曲地跑過了好幾條橫巷，但定神一看，又回到剛才跑過了的橫巷裏來了。我思疑那轉角的地方恐怕哥哥或刑事埋伏在，於是我買了一頂從沒有戴過的鴨舌帽戴上，把戴舊了的毡帽取下來。再跑進理髮店，叫理髮匠替我把長頭髮剪掉。我想變裝做一個學徒。

正在剪髮的當中，在像湖心般的澄清着的鏡裏面通行的人們的影子使我十分擔心。那些面孔只管注視着自己，真是討厭。莫非都是刑事偵探麼，我這樣想。

“快點！快點剪！我真的有急事的！”

我這樣催着。每看見有人走過就翻過頭來望街路上。

因此激怒了理髮店的主人，剪至中途不剪了。但也剪成幾分圓角形了。

我丟了點錢給理髮匠，像在夢中般的又走出來。

在都市裏不知迴轉了多少路。夜深了，我才回到那奇妙的，嫂嫂住的郊外的家裏來。

回到家裏把門緊緊地鎖好，但足部還是不住地抖動。我總覺得自己和翹英的相片是送到各警察署裏去了。想到這點，感着惡寒，十分驚恐。

我的腳趾流出血來了。

嫂嫂，——不是的，妻，聽見我的話，笑我蠢，她說那裏會有這回事。

剪了頭髮，換了帽子，她又笑我像小孩子般的。

看她的泰然的態度，我反覺她有點可怕。

我當夜通宵不睡，覺得十二分對不住和氣的哥哥，自然地淌了眼淚出來。我想決意離開翹英吧。但

是自己實在不能離開她！不單不能離開她，很奇怪地因此反轉更難分離了。

我現在也還一樣愛我的兄。我愛兄實勝於愛嫂嫂。但是，我現在，……我……

#### 四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到了秋季搬第三次的家了。新搬的家建在山腰部的崖上。屋後崖上有各種古樹蔽着天空，就在晝間坐在屋子裏也十分幽暗的。柿菓紅熟了。我們所住的屋是家很小很舊的，纏有蔦蘿的洋房子。從前恐怕是一面白壁，現在轉成灰色，也有幾分腐朽了。

在這樣地方也有洋樓已經是很奇怪的事了。恐怕是地震的結果吧，壁上有好幾條裂隙了。兩頭壁虎從裂隙裏鑽出來，伸垂出很長的舌頭，一到了黃昏時分，就啾啾地悲啼。

從這家的窗口透過林間，看得見一口湖水。

在沉靜的秋季中，蒼蒼的湖心裏倒懸着鬱蒼蒼的繁植着樹木的山岡。

我的心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對湖面感着一種說不出的誘惑。我想這或許是想自殺的人的心境吧。

我總想有一次到湖岸邊去看看。

妻快要臨月了。

妻近來儘睡在靠近望得見湖水的窗口的粗陋的床上。令人驚異的是她沒有了從前的元氣，沒有從前的活潑了。

秋又快要過去了，氣候也一天天地冷起來。起了北風了。但將要出世的小孩子的確是我的呢，抑或是哥哥的，這又有誰曉得。

總之妻要臨月是一定的了。距臨月期愈近，我們更急於需要大宗的款項，這是不可避免的事實。於是我不能不寫難得銷售的匿名的原稿了。我還是要寫點什麼東西。

到了深夜，又給那看得見的奇怪的幻想支配着，十分煩惱。但勉強支持着，寫完了一篇原稿，於是戰

戰兢兢地把原稿帶出市上來求售。在電車裏，在街路上，自己的臉給那些人看見時，不單心裏難過，並且半日間戰戰兢兢地拿在手中原稿終沒有賣出去。

因為這個緣故，我們更窮了。

妻只天天吵着說沒有錢。我也像給什麼神怪支配着，通宵不睡，戰戰兢兢地在寫原稿。寫好了帶到市裏去，但結果常是一樣的。夜深了，像由都會解放了出來，意氣銷沉地回來後，看見妻坐在自己眼前像要向自己狂吠的樣子又十分可怕。妻的態度像快要跑回兄那邊去告發自己般的。看見她的這樣態度，又覺得她異常的可惡。

但我深知道妻走了後的我這身體定陷於破滅的妻真的走了後，自己是再不能活下去的。

我近來一把原稿寫好就走到傍晚時分滿擠着人的街頭上徘徊。覺得這個樣子倒可以和緩幾分的不妥和恐怖。但到目前仍然恐怖，不敢出去了。



第三次搬的家離都會三十多里，離火車沿線也有二十多里。但一到了深夜，照理該聽不見的那種音嚮還是遠遠地傳了來。自己又像看見在街路上躑躅着的矮矮的兄的影兒，幽靈似地走了來。

我還是徹夜睡不着，更加衰弱了。我望着自己的身體一天一天地衰弱下去，也無法可想。每次望見鏡中的自己，就十分不快，把鏡子打得粉碎。不過這還可以忍耐得住。但每到夜裏，對於強烈的，變奇癖的妻的情慾，實在不能忍耐了。我倆在爭鬥的醜態映在陰森森的壁上，更怪難看地在狂躍。

“你是惡魔！”

“是的，我是惡魔喲！”妻的回答。

像這樣激烈的互相詬罵的聲音，在深夜裏常會由這家幽靜的洋房子裏發出來。我感着說不出來的恐怖了，像中了彈般地倒在床上了。

我想一個人攀過這高山，逃了去。不論在家裏，在外面，我總是這樣恐怖的。想到這層，我再挨不下去了，要發狂了。湖水的寂靜的蒼色愈向我誘惑。

但到了早晨，妻又像別一個人般變成一個柔靜的女人了。她只說到上海去吧，到上海去吧。她又說把衣服和剩下來貴金屬都賣掉，或可以搭三等的艙房到上海去。

但這也要等到小孩子出生了後！

一天我像被逐出來了般地由家裏出來。

妻近來的樣子更難看，一天到晚都迫着我要錢。

“我真沒有看見過像你這樣無志氣的人，有什麼可怕的呢，整天整夜地戰戰兢兢！給他們發覺就給他們發覺算了！怕什麼事！你真無聊！在這樣的深山裏

又還想搬家麼?!”

“把我的戒指和原稿帶到市裏去不好麼?那是鑽石指環喲!……”

妻把指上的戒指取下來擲給我。

“小孩子不是快要出世了麼?”

“嘿,小孩子?誰的小孩子?”

“你管他誰的小孩子!誰的小孩子又有什麼不好!已經這樣地一同住了!”

我再在深埋在草叢中的道路上走，一面走一面想出那一段的會話來。並且，想要出世的小孩子是哥哥的呢，還是我自己的小孩子，自己也不明白。不單如此，近來很奇怪的，覺得妻腹裏的小孩子並不是兄的，也不是我的；竟會發生這樣討厭的思想來，不得了。因為我常常聽見妻談過在上海的生活，但一點不得要領。但在這些不得要領的談話中，又覺得在這世

界中也有這樣奇異的生活的片影。祇有這種生活的片影很強烈地很美麗地在我的頭腦裏反映，和中國俳優的交際，法國公園的音樂會等——我都以不愉快的感情聽下去。

走出都市上來了。全暗下來，霧更濃密了。

在霧裏面朦朧地排列着的墨色的建築物對面，作三角形的遠遠地在地平上消滅着的大街道的頂點上，懸着純紅色的月亮。

這濃霧使我安心了許多。——有幾年了——沒有這樣安閒地在市裏躑躅了。

人影一個個地走過去有時碰着疾馳過去的汽車的前燈，(head light) 那些人的姿態很明瞭地顯出來。

霧更濃密了，連在身傍走過去的人的臉孔，歡笑的還是陰鬱的，也難辨認了。每年由秋至冬的期間，

總有二三晚起濃霧的。

從這個包裹在濃霧中的街市裏面，聽得見種種的人類生活的喧嚷，不論它是歡呼，或是悲歎，由他聽來祇是混成一團。

擺設夜攤的那方面有華奢的燈光發射過來。我於是向那邊走。那邊的羣衆像流水般地向一方面流動。但是由反對的方面又來了一團無一定意志的羣衆，在我的眼前慢慢地移動。無數的不同的臉表示出無數的不同的表情。

我自己也不知從那一個瞬間起，我已經混在這個人羣中走動了。但過了一忽，那些無一定意志的羣衆慢慢地散開了。於是有無數的個人的意志從那邊開始活動。在這瞬間我才留心到我的目的是在賣指環和託售原稿。

我就向那邊的橫街轉了彎，我特地揀一家比較不很堂皇的貴金屬店。因為大馬路上的貴金屬店決不會由這樣年輕的過街的男子收買女人的指環。

但是在橫街裏走了好些路，還找不到這樣的店

頭來。走了約一點多鐘，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又走出剛才走過的大馬路上來了。

看見行人漸漸稀少了。我想怕過了十一點鐘了吧。霧也漸疎了。但好像下起微雨來了。

衣服打濕了，緊緊地貼貼着身體。

我的右掌緊握住指環，再由大馬路轉進橫街裏。

偶然——本來沒有何等目的——的走到一家顧客很少的電影戲場前來了。我抬起頭來看了一看，再無目的地望着前面。

我駭了一跳，在這瞬間我的全身像完全失掉了血氣，異常的冰冷，我的雙腳也像站不牢了般地儘在打抖。

在我的前面——約二丈多的前面，因為有霧，看得不甚清楚，——的確是我的兄以很快的足步在走動。他的蒼白的側臉像浮着微笑。

“啊！那是我的兄！”

在這瞬間，我所起的感情是怎麼樣的，記不清楚了。但是兄的存在，他的全意志，全感情，全生命從來沒有像這時候明瞭地映進我的網膜上的。

“啊！兄是在尋找我們的！”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憂悒人的意志之力像那瞬間那樣猛烈的。

我的心完全給那種可怖的意志之力打碎了。我到了末路了，不得了。但只一瞬間，又振作起來向電影戲場側的橫街裏拚命地跑。黑暗的街路！黑暗的街路！不知跑過了多少條了，碰着了醉漢，跌倒在叫化子的腳下，叫化子高聲地在怒罵。我儘跑，要在這黑暗的街路上跑到什麼地方為止，自己也不明白。我的氣息斷絕了。聽見犬吠。一切是在夢中。完了！完了！我一邊跑，一邊這樣地叫。

到後來，定一定神，留心一看時，我已經離開了都會地帶了，我已經站在幽靜的水田中了。看得見河水在遠遠地在發白光。

我就在附近道旁的柳蔭下坐下來，濡濕的草叢遮住了我的臉和胸。像還降細雨，但不十分明瞭。近耳傍邊幽幽地聽見虫聲，但後來也漸漸地聽不見了。

忽然聞着河魚的腥氣，感着面部和胸部在發痒，發得厲害。

我睜開了眼睛，雨滴從繁茂的柳枝間，變成銀色，一顆一顆地滴進我的口裏來。

野原和田坵遠遠地在微雨中都反射着水白色。

我踏上水田中小溪傍的畦路上來。

像快要天亮了。

回想到看見兄的事，有如久遠的夢般的，週身感着惡寒，寒至不住地打抖。



指環還緊緊地握在我的手中。最初不知道附近是什麼地方，但向周圍留心一看，又像曾到過來的地方。我由走向一方的連山，決定了方向。

在臨天亮的野道上走，重新染濕了全身。自己指向決定了的方向走，走了一會，知道自己走到第二次搬的家和現住的家中間的田坵中來了。

有五六隻蒼鷺 (Night heron) 成羣向平野的盡頭處低飛。

我走到自己的屋門首時，已經完全天亮了。我走上了通到崖上的黃泥的坡道在。坡道的途中，高聲地叫了幾次妻的名字。

因為冷得不得了了，但是不見妻回答。我想她還沒有醒來吧。

正門的門扉打開着。

走進裏面還是薄暗的，我像起了一陣昏眩，快要

倒下來。

在未天亮之前，微微地戰動着的白毯子上面，滲  
漂着鮮血。

失手按了按毯子，那微溫的血就流向我的手邊  
來。

過了一忽，我的精神清晰了些。像爬行般地走出  
後門來。在途中也發見有一滴一滴的血。

在那凌亂的濕草間，有一株大柿樹，兄和嫂——  
不，不，昨日裏還和我一同生活的妻，——的上半身  
(我在這瞬間祇覺得她是嫂嫂，爲什麼不當她是妻，  
自己也不明白。)交疊着，倒斃在這株大樹下。初昇的  
太陽光線，靜靜地照到他們的屍身上來了。

## 暴 風 雪

有夫妻倆，妻像很強健，但男人很瘦弱，身體像不十分健康。

“你真瘦得難看，誰看見都說你的身體不好。如果你死了時，我們母子怎麼樣過日子呢。有兩個小孩子了。還有年老的母親。你真要當心自己的身體。你這身體決不是你一個人的身體。”

妻的眼眶裏滿貯着一泡眼淚，儘望着她的丈夫。

丈夫聽見妻的話很悲寂地笑了。

“前途的事，你就這樣地擔心，那裏擔心得了呢。我雖然瘦弱，但你見我幾時睡過床麼？每天去辦公

外，自己還勞働做許多事。你雖然胖些，但不見得你一定比我健康，比我身體好，也不見得定着比我後死吧。生死的事從古來是說不定的。或者我竟比你遲死呢。”

妻還年輕，臉上血色很好，很快活地笑了。

“我真想比你先行。一般都說有福的人死在夫前呢。不過爲小孩們着想，我又不願早死。早死了，他們太可憐了。想到他們，我真不能死！”

“不要儘想那件事了。我們實在年紀還不算老，正該享受享受人生的樂趣呢。”丈夫這樣地說着自己振作起來，也像在鼓勵他的妻，不要悲觀。

於是他倆又轉悲爲喜，很歡樂地，很溫和地相對坐着。妻對丈夫抱着十二分的痛惜。丈夫也望着妻，回想到過去長年月間的種種事情，忽然陶醉起來了。

但是妻方面總覺得丈夫定是不長命的人。始終還爲他不安，擔心。如果到了那末樣的日子，自己要什麼樣才好呢。不問是下雨或是下雪，都要帶着兩個小孩子和年老的母親到處漂泊了吧。在她的幻想的

網膜上，常浮現出這樣慘痛的景象。

“不管那天的生活如何的辛苦，都不能不貯蓄幾個錢”。

她堅決地下這種決心。貯金這件事自然變為她的信仰了。如果貯金達到了相當的程度，由那時候起，就可以安心了吧。在這個世界裏，若沒有金錢，不問向左向右，就連一步也不能動。

“丈夫死後，我就把積蓄下來的錢做生意吧。要做生意，以後的生活才有所靠。有了小小一家店子，就辛苦些總算弄得到飯來吃。”她常這樣想。

她把貯金摺子包在一方小手巾裏，帶到郵局裏來。這時候她常留意到“簡易保險”的廣告圖畫。又看見勸人儲蓄的廣告。一邊繪的是，年輕時候只知浪費不事貯蓄，到了晚年夫妻同住在一家破屋裏，衣服襤褸，生活十分悲慘。一面畫的是年輕時候勤勉工作，節衣縮食，從事貯蓄，到了晚年單靠利息都可以享相當的生活的幸福家庭的狀況。她對這張廣告畫也很留意看。她心裏當然很佩服圖畫上所表示的意思。她

想這完全是真的，決不是哄人的圖畫。這的確是一種真理。自己幸得早注意到這一點了。她更覺得自己的貯金有必要。同時也有點安心了。但她因為還沒有加入簡易保險，心裏頭總感着點不安。

她由郵局討了一本“簡易保險指南”的小冊子，帶回家裏來。若加進了保險，死後馬上可以領二百元大洋整。有了這筆款，安葬費就可以無憂了。那末可以不要動用貯金了。於是她想，非加入保險不可。

年老了的母親雖加進，也得不了什麼錢。她想還是叫丈夫加入的好。

她專等丈夫由辦事所回來就向他說。他回來後，她便望着他說，

“爸爸，替你買簡易保險好不好？”

丈夫不提防忽然聽見妻說出這種新鮮話來，很驚異地望着妻的臉。

“我真討厭保險的。買什保險！你爲什麼忽然說出這種話來。你近來儘貯金，今又說什麼保險。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啊？”丈夫像有點不快，質問妻。

“爸爸，你想人生的事有誰料得定呢。買了保險，將來我們母子總好些吧。”

“你是不是儘在望我死呢？”丈夫有點生氣了。但還是以悲寂的臉孔望着妻說。

“誰說了這個話來？”妻有些不好意思，臉紅起來了，她忙想把丈夫的疑念打消。

“總之我決不買保險。如果要買，就你自己去買吧。”

她不敢再說話了。到後來再把丈夫說的話思索了一次。她想，像自己這樣健康的人那裏有買保險的必要呢。但同時想像到“死”的瞬間，自己又覺得有說不出來的悲寂。她想自己總有這末的一天到來吧。不過時日還遠，目前不能明瞭地想像出是什麼時候。她總覺得丈夫的這種日子無論如何是比自己的近些，也比較的明瞭地想像得出來。

她又想像到丈夫死後的情況，那一定是很悲苦很寂寞的。但有別的新生活開始，也是一定的。這也不見得定是暗慘的生活吧，好像也有可喜之點，或又

可以經驗經驗別一種自己所未嘗過的樂趣也說不定。

她幻想到在一條街上開了一家小小的綺麗的店子，自己坐在店裏的櫃檯前招呼來客的景象。

“要開那樣的一家店子，還要多多的貯金呢。”她這樣想。

不論天光或夜裏，她的頭腦裏除了金錢，沒有別的事想。

能夠震眩人目的日光在大空中燃燒着般的夏期到來了。放了假，於是丈夫對妻說，

“我們到海岸去住一二個禮拜，歇歇暑好麼？”

妻是會泅水的。在故鄉本來有一條很大的清流的河。小孩子的時期，她常和男孩兒一塊兒在急流中自由泅泳。她是有這種泅水的經驗的。

住在城市裏後，每到夏天，她便望着那邊在森林上流着的白雲，十二分思念故鄉的河流。

“你喜歡洗海水吧？”

“第一喜歡！”



“我們一齊去吧。”

“務必帶我們去。那末，我還能夠像小孩子一樣的洒水呢。”

在許久以前，他倆曾這樣地談過來。丈夫知道妻喜歡洒水，所以說出洗海水澡的話來。

她的臉上當聽見說“海”的瞬間，雖然閃着歡喜之光，但也只是和隨浪而起的光的反射一樣，真的一瞬間就消失了。她的眼睛忽然又很沉重地俯向揮動着針的手上來。她的顏色又回復到剛才一樣的憂鬱。

“你一個人去吧。我們身體都很好。若果變了地方，喝的吃的東西又不同，反把身體弄壞了更划不來。”妻這樣地回答了她的丈夫。

丈夫因為想叫她喜歡。特意提出洗海水的話來。今看見妻沒有半點喜歡的樣子，覺得很無聊，心裏有些懊惱。

“我真想不到你是這樣的女人。每日只知道算錢。金錢是這樣重要的東西麼？”

丈夫覺得妻是一個無聊的可憐虫了。

“我就無論如何蠢笨，也決不會把金錢看得重過生命。不過在今日的世間，無論做什麼事情，沒有錢是不能動手的。如果沒有金錢，可以挽救的生命也無從挽救了。像我這樣的女人，無學問，無一藝之長，但稍稍存點錢，以後也可以拿來做資本做生意。你若沒有什麼意外，就沒有一文錢我也不擔心。不過怕有萬一的時候，那就像樹從掉下來的猴子般的，怎麼能夠養活兩個小孩子和年老的母親呢。”妻很熱誠地像在向丈夫抗辯。

丈夫聽見妻的話，一時不知道如何回答，只好沉默下去。他只感着寂寞，你感着這個人生有無窮的寂寞。

過了一會，丈夫抬起頭來。

“我定加緊工作，使你安心，使你不要擔心沒有錢。我仔細一想，生在世界上不會做件有益於公益的事，最少也該使妻子可以安心生活，自己才能滿意。那末，到海岸去的事作罷論了。”

“不是這樣說法的。你一個人的身體最重要。你

一個人去歇歇暑也好。”她像快要哭出來般地向丈夫說。

但是丈夫低下頭去不說話。鼠色的夏的黃昏不容易完全暗下去，室內和窗外一樣的沉靜，一樣的灰暗。

丈夫在這灰暗中再抬起頭來。

“沒有錢的人到處都受人鄙視，不把他當做一個人。是這末樣的世界嗎？金錢與人生到底有如何的關係呢？”他像在對自己說。

她雖然聽見了他的話，但不十分了解他的意思，沒有回答。

有一次他倆一同在夜市裏散步。街路上不知多少行人，十分鬧熱，他倆的心不知向那一方面好。祇聽見人們走路的足音，就可以想像得到社會中的生活的複雜。

在這時候，她注意到站在道傍向通行人討錢的叫化子們。

——同是人類，如果沒有錢就要變成這樣可憐

的樣子麼？那樣子如何的卑賤，如何的醜陋啊。多數的人們都很有趣的，很歡樂的散步。同是人類，他們像不知有羞恥，也不知有愉快，只顧發出哀慘的聲音向通行的人求援。但是對於這些可憐人，又有幾個人真摯地注意過來呢。

她這樣地想着，覺得把三頓的飯減至兩頓也不要緊，就咬石頭也不要緊，總之非錢不可。

————我所想的都是真理。但他還不相信，不買簡易保險。他還不明白生活到底是什麼。並且他已經不是可以徒耽空想的年齡了。

她再這樣地想。

丈夫離開了妻，但還指着同方向在街路上走。他只望着沒有誰注意到的，才昇至半空的半圓的月亮。————由那月球眺望這個人生是怎麼樣的景況呢？再過七八十年，現在在這街路上行走的人們恐怕沒有一個生存的吧。那麼人們何苦來痛哭，何苦來爭奪，何苦來憤怒呢。對於這樣短的生涯，又何苦這樣的不耐煩而多生事端呢。

青空中很爽快地吹起涼風了。白雲像在街路上戲相追逐的兒童，後面的片雲追着前面的。小片的雲在月面上走過去的不知多少了。像這樣美麗的夜景，在街路上走的人們完全不留意，沒有看見。肩靠肩走的婦女們只在批評走過去的女人穿的衣服。至男子個個都發射出卑猥的眼線看女人們的臉，看女人們的腰部。

丈夫看見這些景象，十分討厭了。于是停了足，專等由後面趕上來的妻。

“喂，我想喝啤酒。你也喝汽水去麼？”

她這時候站在明亮的燈火羣中，抬起頭來看她的丈夫。

“今晚上很涼爽，我什麼都不想喝。你自己去喝吧。”

丈夫感興醒轉來了。

“我也不是十分想喝，那末回去吧。”

但女人在担心自己的話頂撞了丈夫，怕他發惱，于是再抬頭望着丈夫。

“噢，那末買點好吃的糖菓吧。回去燒點茶，大家

一齊吃不好嗎。”

她在“一齊”兩個字上面加用了點力。丈夫祇點了點頭，不說話。

離開了雜沓的大街，轉進寂寞的黑暗的小路上來時。丈夫暗暗地偷望妻的側臉。

“你儘想着將來，總想節省。但是所謂生活不過是求一天一天的能夠從容過去。你對於這點還像不十分明白。”

她想，他又在發牢騷了。她知道這時候自己只有不說話的好。要這樣才能保持家庭的和平。她這樣想着，只低着頭在丈夫後面跟了來。

她的信仰還是一樣繼續着。又丈夫的身體也如他自己所說，並沒什麼不健康。他們還是一樣地生活過去。

有一回，她把自己千辛萬苦貯蓄來的數目算了一算，達到了三千元了。她對於這三千元的金額，茫然地不知如何處置得好。她起了種種的空中樓閣。

她的出生地的鄉村裏，有錢人住得很少。小孩子

的時候，在她腦裏深刻了一個印象，即二千元三千元的金額決不是容易賺得到手的。現在自己有了這個金額了，覺得前途的生活也有了幾分光明了。她像望着鬱悶的似雨非雨的天空，忽然看見陽光射出來般的，覺得幸福正在前途等着她，同時感着一種安慰。

她因為由金錢才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於是更覺得金錢的偉大。她覺得那一班巨萬的富豪真是值得自己無條件的跪拜。同時也承認這些富豪們的威力。

她想縱令自己再生幾次，努力勞働，但也恐怕難趕得上富豪那樣的地位。她想到這點，覺得自己唯有像奴隸般地對富豪驚歎及五體投地的降伏。但她對於自己的微力決不絕望，還繼續貯金。

瘦弱的丈夫的最後之日終於到來了。一如她所預想，丈夫比她先死。

“我不行了！我的根已經斷了！”有一天，丈夫很疲勞地由辦事處回來，一進房裏來就倒下去了。

由那日起，他臥床不起了，也休了職。他漸漸地瘦削衰弱下去。想再出去辦事，他自己和她都覺得是

無希望的了。回想起來，也實在悲痛。在長期間中，每日穿着西裝，刻板地一到一定時間就出門到事務所去的他的身影再也看不見了。其實一時的身影決不能兩次看見的。不問他死或再生，如果今天的一天不能再到回來，那末他的身影也是永久不能復見的了。

他在臥病中，也常常在床上坐起來，以深陷入睡裏的眼睛凝望庭園。隨着時日的進行，從前繁茂的青青的樹葉也漸漸着起色來了。

日子愈短，也愈覺得陰慘淒涼的難過。

到了這時候，丈夫除僅能把藥咽下去以外，再沒有半點氣力了。

“天氣冷起來了，要小心一點。我這樣老了，還看見這樣不幸的事，我真命苦啊！”年老的母親有時候嘮嘮叨叨地發許多牢騷。

“母親你莫再說這些叫人聽見傷心的話了。以後的事，我總得想方法的”。她也蓄着眼淚說。

——這樣的病再無希望了。雖然十二分的對不起丈夫，但是遲早要死的，還是早點斷氣息好些。不



然，每日要滋養料，要藥品，出了許多錢，一點不見有效力。如果定要等到錢用完了時才死，那末一家人以後的生活怎麼樣呢。

她近來對於不分晝夜只在發夢魔般的丈夫，覺到絕望了。於是這樣想，望丈夫快點斷氣息。

無論在什麼時候，無論遇着什麼不幸的事，她決不悲觀，決不絕望的。因為她總以為自己的前途尚有條別開新面的幸福的坦道。她又像看見在遠遠的地平線上開放着許多像薔薇花的美麗的花。她常藉此幻覺之花以自慰。目前雖蓄着滿眶悲淚，但也朦朧地認得出遠方前途的光明。

丈夫的病勢更沉重了，已經到了全無希望的時候了。她也免不掉悲慘一番，哭起來。但是在赴病院檢藥的途中，她還是要走近街路兩傍商店的 Show windows 前看看。她對於大店頭不十分注意，她只留心綺麗的便於居住的小店。因為她想，——等丈夫死沒，自己就開一家那樣的小店吧。

她又想：

——就到很遠的鄉下去，到從沒有到過的地方去。有了這些錢，總可以生活下去吧。

她只幻想着這些事，完全忘記了丈夫不久就要和自己永別，她一面走一面想今後的計畫。

有一天，天氣很冷，北風嗚嗚地在吹。丈夫的死終迫近目前了。

不單是人類有死。由春至夏，在炎炎的烈日下，全不知有枯落的一天，儘管在擺動，像互相細語般的樹葉也失掉了從前的面影，沒有抵抗狂風的能力，隨風飄散了。

外面的音響嘈雜。但在同一個時候，室內却異常的沉靜。

“呼吸太微弱，聽不清楚了。”

醫生從耳朵裏取下聽診器來，離開了死體，用沉靜的調子說。

——他死了！他真的死了！

她在這瞬間，心頭像受着針刺。忽然又悲痛起來哭了。

——雖然是有了覺悟的，但他真的死了。我從前對他有真心地思念過來沒有呢？他很悲涼地死去了。永不會回來了。我和我的永久的生活也告終了。真的終結了。但是在他生前，自己會真心地思念過他沒有呢？我們曾有一天一同想過同一樣的事情沒有呢？

天色漸暗下來，北風也愈吹得厲害，烏鴉在林中頻頻地悲啼。她望着在西空的雲間染着橙色的沉沒中的夕陽。樹葉給北風吹得乾乾淨淨了，祇剩樹梢在寒空中危危地戰動。太陽也像想趕快點隱身到地獄中去。

在地平線上開放的那種可愛的美麗的薔薇花的幻影也消滅了。

那塊地方，與其說是黑暗的冰冷的湧出大雪和狂風的陰慘的深谷，寧可說是絕不會產出什麼幸福或希望來的絕地！

她到這時候才知道自己是站在不辨方角的絕地上來了。寒風吹着滿染淚痕的雙頰，她的柔長的黑髮散亂着披在背上。

她像忽然增加了許多歲數。因為要收斂多年和自己共同生活過來的丈夫的死屍，不能不跑到市裏去定做棺材。

過了好些時候以後的事了。

她一個人走到幽寂的丈夫的墓前來，跪下去。

高高的樹梢在風中不住地搖動。此外沒有擾亂她的心曲妨害她專誠參墓的東西。

“爸爸你爲什麼這樣快就丟下我們躲到這個地方來呢？你知道我如何的悲慘，如何的孤苦麼？一想到今後的險惡的風波，我心裏不知如何的難過，如何的擔憂。近來的苦痛常使我回想到你生前和我一同生活時的情況，使我十分的憶慕。像那種歡樂的日子不能再有了！永久不能再有了！到了今日我才後悔在你生前對你沒有盡過妻的責任。不過這只是我的愚直，並非我的罪過，想你定能恕宥我的。仔細想來，在你生前，我們一同歡笑一同愉快的日子實在太短少了。我對你應盡的事也還有許多沒有盡。料不到你這

樣快就丟下我們走了！……”

她對着新墓碑重新揩淚。

“你到這時候才說這些話已經遲了。你不是因為擔心我會早死，就連應看的東西不看，應吃的東西不吃而儘管貯金麼？金錢這個東西終在我們中間作了一個隔膜。我的生活，因此，是很寂寞寡歡的。”

她像聽見墓中人這樣地對她說。

“但是你平常身體就不十分好。想到你一死後，我就不能不帶着兩個小孩子和年老的母親過活。每想到這層，我無論如何總歡樂不來。我這樣的思想完全錯了麼？作算錯了，你也該原諒我啊！”

“我從來沒有欺惡過你。我只覺得你可憐。但沒有當你是個惡人。我不知道所謂虛偽。不過你對生活的解釋完全錯了。要兩人相對過活下去，才算是我倆的生活。此外決不能算是我們的生活。這是你不知道的。你心裏是不是曾這樣想過來，要我死之後，你自己的真正的生活才得開始？但是你在你所憧憬着的生活裏，發見了有什麼價值麼？我對你一切都能原

諒。只望你以後要好好弄好自己的生活！……’，

她像聽見墓中人再這樣地向她說。

“你還健在的時候的生活，不知什麼緣故，我不覺得真是自己的生活。等到要自己勞働的時候，才覺得是自己的真正的生活。不過到了今日，我真不知道要做什麼事才好。幸得你生前辛辛苦苦弄了點錢留下來。我總要把它保持着生活下去。——今後一個人無所依靠的，在這人情淺薄的世界中生活下去……”

“……………”

她止了哭，在墳前洒了幾次水後，再合掌拜下去。拜了後，茫然地由墓地走出來。只一瞬間看不見她的影兒了。

最先開放的花凋落了後，其他的花更繼續着開。大地上的青年男女也和花一樣，很歡樂地成羣結隊過了一陣又一陣。

這是一點不奇異的現象。一切的人們都是為享“生”的樂趣而生在世上來的。但她看見這一陣陣的

人羣，常懷着一種疑念。

——他們——世界上的人們——何以有這樣多金錢！他們何以這樣豪華地奢侈地生活！

她有時候望見服裝綺麗的青年男女很親密地喁喁私語並肩走過去，就不免停住足不轉睛地注視。又每走過戲院或酒樓的門首，聽見裏面坐着滿滿的客在歡呼高笑，她覺得這世界中真是無奇不有，莫明其妙。她覺得在這世中除了自己和小孩子，還有不十分年老就死去了的丈夫以外，其餘的人們何以都是這樣幸福的？他們恐怕有什麼法術，——在這世中可以謀得幸福的法術吧。她顧着像火冷息了後的自己的生活不免作此種癡想。她時常都是低着首一面想一面走，走回像冰窖般的家裏來。

但到後來，她知道在這世界裏，不完全是幸福的人。在這世界裏也有許多人因為沒有錢，患了病而無力治療的。也有因為養不活小孩子們就把小孩子們殺死，然後自殺的。她看見報上登的這一類的記事，就十分恐怖，身上起了一種戰慄。

——自己還是沒有錯。人的生活是全靠他自己想方法敷衍過去的。幸得自己早注意到了。報上登的可憐的家族的末路，決不能當它是件尋常的事情。世界中不見得人人有錢，不見得人人都在過豪華的生活。不過他們都是夢夢地，只圖有趣地歡笑着過日子罷了。災難在什麼時候發生，降在誰的身上，這是誰都逆料不到的。他們對這些事又作如何的想法呢。

她有時候又這樣翻想一次。

跟着時日的進行，她的家也一天天的暗澹寂寞了。聽不見笑聲，也不見有來訪的人，連郵件都斷了跡。

到後來她看見華奢的鬧熱的都會生活便感着煩惱和痛苦。並且大的小孩子生下來體質就十分羸。她想都會的空氣太壞了，不如到鄉間去過清閒的生活好。在都會裏本來沒有照顧自己的人。回鄉裏去情形還比較熟悉些。於是決意帶了年老的母親和小孩子回故鄉來了。



不久小孩子們完全變成鄉下的兒童了。她領了一些手工在家裏做，補助一家的生計。回故鄉後二三年，年老的母親也死了。

大的小孩子不單面貌，談話，完全和死去的丈夫一樣；連性質沉默身體單弱，也遺傳下來了。小的小孩子和哥哥不同，很淘氣，和附近的小孩子們頑，每每把他們弄哭。

兄在小學校卒了業。弟弟也進了四年級。到這時候，所有的錢也用去了大部分了。兄因為身體弱，不能昇學，只住在家裏吃閒飯。

母親想，弟弟卒業後，叫他昇學好還是不昇學好呢。因為怕昇了學後，學費接濟不來。但不叫他昇學，將來又做什麼樣的人呢。這些事情就儘夠使她頭痛。

她近四十歲了，但外面看來不止四十歲，頭髮叢中也雜了許多白髮了。

弟弟想買一枝汽槍，向母親要錢。母親坐在衣櫥前，貯金摺子擱在膝頭上，在沉思。

秋的黃昏時分，天色灰暗下來了。外面像在吹

風，聽得見遠遠的烏鴉的啼音。

母親忙抬起頭。

“你兩個都過來，有話和你們說。”

肌色很白的溫柔的哥哥走過來坐下去，不說話，祇睜着他的一對巨眼望母親。愛淘氣的弟弟顏色像熟棗般的，也很活潑走過來，挨近哥哥坐下去。

母親比較着兄弟的臉，看了一眼。

——大的雖然身體弱些，但有這個小的，無庸這樣的悲觀吧；她這樣想。

“媽媽，什麼事？買汽槍給我們？”弟弟先開口。

母親聽見了後，表示出驚怪小孩子不懂事的表情。

“我們每天能夠有飯吃，生活下去，你們知道錢從那裏來的麼？你們的父親性質太豪爽了，對於後事一點不管。我因為丈夫身體弱，又有小孩子，還有老祖母，所以我極力的搏節把錢貯蓄起來。你們那裏知道做母親的辛苦。恐怕是只有我，在年輕時不看一回戲，也不做好的衣服，不敢多花一個奢侈的錢；這是

因為這些錢都是父親生前辛辛苦苦掙下來的，若不謹慎地用，是有罪的。你們要快點長大起來，自己掙錢用，非多掙錢不可。要自己有本事，使父母安心。這個世界是金的世界。有了五萬十萬塊錢，就一生可以安心過活了。”

母親對兩個小孩子很懇切地演說了一會。

但兩兄弟不覺得母親的話是怎樣的重要。也不以為金錢是這樣重要的東西。

兄抬起他的帶幾分濕潤的溫柔的純黑的瞳子不轉睛地望母親。樣子很怯弱可憐。弟弟也以不信金錢能夠比汽槍重要的眼色望母親。不過看見母親今天的決絕的神氣和平時不同，也不敢再要求了。

以後沒有許久，母親不等弟弟在小學畢業，說找到一個好位置，送到鄰近商店裏當學徒去了。

嚴寒的吹雪的一天。在晝間室裏還是很幽暗。母親和大兒子對坐着，不很說話。聽見外面的風雪一時像息了似的，但忽然又很激烈地狂吹起來。面北的屋後的小窗口濺積着雪花了。

忽然聽見門口有微微的足音，像有人冒雪走了來。過了一會，聽見來的人在門首拂衣上的雪。

她想這樣的時候，狗都不出門，誰走了來呢。於是她走出來一看，看見正在推開外扉的正是剛才自己在思念的小的兒子。

母親看見在這暴風雪中，小孩子還跑出來。心裏十出驚愕，同時也感着激劇的心痛。

“爲什麼在這樣的風雪中還走出來?!”

她再也不能因兒子的奇怪的行動而微笑了。

“媽媽我還要到海濱去一趟呢。這是今天的第二趟了!”

弟弟的手指凍的緋紅。黑絨的鴨舌帽子深深地覆在眼際。斗蓬也像海帶皮般的凍得堅堅的。

“外面沒有一個行人，在這樣的風雪中，怎麼叫你遠跑到海濱去兩趟呢!”她眼中滿蓄着淚了，俯視着兒子說。種種的悲慘的記憶和過去的回想也在這瞬間像疾風般地在她腦中馳駛過去。

“今天早晨，天氣好些，主人吩咐我到海岸的一

家老主顧那邊去領款。明明領了十二張的五元鈔票，不知什麼緣故，回來一數，少了一張。主人說，一定在那邊掉了的，要我回到那家去問問”弟弟才說完，眼淚快要流出來了。儘望着母親，像希望母親替他解決這件事。

她站在冰冷的門口，一時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

“你爲什麼領到手的時候不留心數一數！現在就去問，他還會把錢你麼？”

給母親這末一說，小孩子心裏又痛又恨，快要哭出來般的。

“手凍僵了，沒有數得清楚。但也數了三次喲。”

聽見外面像猛獸吼號着般的暴風雪的聲音。

“那時候的確不錯數麼？”

“恐怕是裝入錢袋裏時掉了的。”

“如果掉在家屋裏就好些。並且，你到去後，他可以把你回你就好些。”

母親說了後，低着頭像注意自己的衣襟，在沉

想。

“主人說，你是小孩子，再去一趟，他那邊定補給你的。”小孩子再說了這句。

“那是一定的，因為在這樣暴風雪中走了兩趟。像這樣的風雪，你走得動麼？”

“我去看看”弟弟回答了後，小小的身體又轉向風雪那方面。

“媽媽，弟弟太可憐了。像這樣的暴風雪……”兄不知在什麼時候走出來站在一邊，把母親和弟弟的樣子比較着看了看後對母親說。

弟弟聽見兄的聲音忽然停了足，翻轉身來望。

“要去的還是快點去的好。”母親描想着海濱那家人對自己兒子的情狀，斷然地叫小的兒子快點去。

弟弟年歲雖小，但很負氣的，像下了決心，走出門外，還用力把門關回去。過了一會，他的足音在風雪中消滅了。

母親還癡站在那邊不會動。哥哥站在一邊，睜着他的巨眼凝視着漸漸暗下去的紙屏風。

聽見外面的風雪更激烈。雪花由門隙飛進來。

“媽媽，像這樣的暴風雪，走得動麼？家裏若有五元，給了他不好麼？”

肌色蒼白，身體細弱的哥哥，很隱靜地向母親說，她看了看兒子的臉，忽然感着一種戰慄。因為他的側臉和說話的神氣，完全和他的父親一樣。

“但是，但是，你的弟弟也太不中用了。”

她這樣說了後，就免不得回想到昔日和丈夫爭論——關於金錢的爭論——的情形。每次爭論，到後來丈夫定沉默下去的。現在大兒子聽見母親的反駁後，也完全像父親一樣沉默下去了。

她剛才儘管想海濱那家的人和自己的兒子交涉的情形，沒有想到其他的事。但目前轉想一下，她不免大吃一驚。在這樣的暴風雪不單眼和口睜不開，並且那條路也是很少人往來的道路，由這裏到海岸至少有八九里的路程，天又快黑了，還叫這樣小的童子一個人那邊去麼？她像才驚醒過來，心裏很難過。

——那個小孩子如何的擔心在走路啊。自己何

以不對他說，如果討不回那五塊錢就回來，母親可以代你墊出去拿回給主人，使他安心地回來呢？剛才自己太不留心了。那個兒子的性情是根硬直很負氣的。如果那五塊錢討不回來，一定吃驚，怕對不起主人，因此發生短見也難說呢。這真叫人擔心！並且在這暴風雪中行八九里的路，作算能夠走到去，也還能夠回來麼？小孩子的脚力不比大人的強健。天又黑下來了是夜間了！怎麼樣好呢？怎麼辦呢？他這樣受凍受餓！天一黑下來雪上是不能走的。……雖然缺少一點數目，但在這樣的暴風雪中，叫小孩子走一趟走兩趟到這末遠的地方去？那主人的心思真是不可解！以為是他人的兒子，便可以隨便虐待麼？只顧着自己的利益，不管別人的辛苦！啊！這樣的暴風雪！啊！天快要暗下來了！……

她十二分的後悔，同時也感着十二分的不安，胸頭隱隱地作痛。她打開了外門，略望望外面的悲壯的暴風雪的景色。寒風含着雪粉由空隙吹進慘澹的幽暗的家裏來。



“媽媽！”大兒子在叫她。

她像沒有聽見，跳出門外來了。

“到前方面還望得見那個兒的影兒吧！”

她披着散亂的頭髮，在暴風雪中狂奔。這時候作渦流的風雪把她的全身染成純白了。但她還像發狂般地跑向路口那邊去。

“媽媽……媽媽……”

屋裏的……若斷若續的，有時候又像聽不見般的大兒的呼聲雜在風雪聲中吹進她的耳朵裏來。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1665B

